


尚書精義

三



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a cloud and horse motif at the top. The horse is black and facing left, with a rider on its back. The clouds are white and swirling. The rest of the border is a black and white repeating pattern of stylized clouds.

尚書精義

(三)

黃倫撰

# 尙書精義卷十四

義和涵淫廢時亂日。膺往征之。作膺征。

孔氏曰。奉責讓之辭。伐不恭之罪。名之曰征。征者正也。伐之以正其罪。

無垢曰。義和以酒自汙。使羿不疑。孔子已知其心矣。然而孔子不見微旨。如春秋之書紀侯來朝。以恕其心何也。曰。人臣涵淫不修職事。不可以爲訓也。以謂縱使罪在於此。不過廢黜耳。何至起兵動衆。使膺往征之。至有殲厥渠魁之說哉。書膺往征之。則見非仲康之命。若膺自往征之。膺乃羿之腹心。相與爲表裏。以握朝廷之權。而謀爲篡逆者也。

張氏曰。帝者行天道以治人。故詳於天。而義和之官。分而爲四。王者行人道以奉天。故詳於人。而義和之官。合而爲一。世變之異也。今以涵淫故廢而亂之。廢時則正朔失次。亂日則甲乙乖戾。此所以有可征之道也。涵淫言其喪德。廢時亂日。言其荒政。

陳晉之曰。廢者何不修也。亂者何不治也。日者十日也。自甲乙至於壬癸。有自然之序。猶天一至於地。十有自然之數。順之則治。逆之則亂。朔宜在乙。先時則以甲爲朔。晦宜在壬。不及時則以癸爲晦。如此則甲乙亂矣。亂而不治。時之所以廢也。故治歷者以治日爲始。日治則時修。日亂則時廢。仲康以先王之誅命膺后。膺后以仲康之命征義和。而所以告其衆者。以其不知季秋之朔。爲義和之罪。其爲罪也。

宜若未至於可殺。然所以授人時者，不得其正。兆於此矣。害吾所以敬民之意，安得而不誅。

屠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屠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屠侯承王命徂征。

無垢曰：以下原闕三

為已役也。羲和夏之忠臣也。

以下原闕九字。

而仰觀天象，陰察歷數，將有篡弑之事，將欲盡

其職以告朝廷乎？而事不在仲康，徒以生姦人之心耳。將隱忍立朝，以待其變乎？則又恐汙僞而喪臣子平生之禍，其心傍徨無聊，思所以處此變而逃此禍者，而無有得焉。此所以一縱於酒，使羿不疑，因其不疑，自故歸國。若箕子之伴狂避禍也。既已歸國，猶以酒自汙，思所以起兵匡正國家之難。徐結其民，將舉大事。然天方欲縱羿篡夏，又欲使寒浞殺羿，事已在冥冥中。羲和之事，安得有成。此謀所以泄而致屠侯之征也。然成不成天也。其心為無愧於夏矣。

陳氏曰：屠侯掌六師，果出於仲康之命否邪？如出於仲康之命，則當為太康討賊矣。不當先於羲和也。蕭氏曰：仲康何以立也？禹之德被於民深矣。羿以一時之篡，天下其從之乎？蓋是時仲康在洛，汭於是乎羣臣立之，以反國也。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無垢曰：姦人欲文致人之罪，必借古訓，以用兵動衆，非得已之事，故嗟歎以告之。然後述其罪狀，以言吾所征之者，不得已也。有扈不服，正朔服色，故啓征之。其嗟猶有說也。屠征為篡羿驅役，以理論之。羲

和有罪乎。膺征有罪乎。有何不足而嗟也。小人安於作僞。亦可想見。其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此將借古訓以文致義和之罪也。嗚呼。聖人謨訓。豈爲姦人篡位之資乎。吁。可歎也。

張氏曰。先王奉天者也。故當克謹天戒。人臣奉君者也。故當克有常憲。恐懼修省。以消天變。此先王克謹天戒之道也。奉法修職。以供乃事。人臣克有常憲之道也。君能謹天戒於上。臣能有常憲於下。百官之衆。各脩其職。以奉於君。爲之君者。內無失德。外無失政。此其所以爲明明后。

陳氏曰。謀合大禹者。聖人之謀也。言合伊尹者。聖人之訓也。聖人之謨。洋洋乎美大。所以謀於一時。足以傳於萬世。聖人之訓。亞於其謨。非特施於當時。亦足以垂於後世。故言於古。必有以驗於今。言於微。必有顯於著。故言稽謨訓於聖人者。居室可以見四海。處今可以聞久遠。是其言可以明徵而不疑。其事可以定保而不危。義和有罪。膺侯徂征。彼其告衆而誓之。必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者。以謂義和所爲。非合聖人謨訓。不足以明徵定保。雖欲無誅得乎哉。

陳氏陽曰。上所謹也。而承之以慢。職所有也。而處之若無。則義和所以爲可誅也。夫事天者。謹其戒。事君者。有其憲。皆出於勝己之私。則君臣上下。無不公矣。公則明之所以生。君明於上。臣明於下。是之謂明明。

東萊曰。百官旣修輔。則萬幾無蔽。自然明而又明。然謂之明明者。人君自有本然之明。得臣輔之。則明而又明也。

每歲孟春。逾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無垢曰。孟春正月。逾人之官。振木鐸以警于朝路。告百官曰。官師當交相規。正人主之過失。百工當執藝事。以諫人主之過失。其或不恭。規諫之職者。邦有大刑。以致義和之罪。曰。其職當以日食規諫天子也。今乃沈湎不知。是失其職。在聖人謨訓。當服常刑也。然而聖人謨訓。謂用之君臣上下。各得其所之時也。豈有爲人臣。廢逐一君。挾一君使在位。竊其大柄。以爲己私。以號令天下。以恣其篡弑之心。而以區區空言欺天下。天下果可欺乎。

張氏曰。適就也。就而宣之。欲其家喻而戶曉也。周官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文事仁也。故其鐸以木爲之。武事義也。故其鐸以金爲之。有所徇。必振鐸者。聲之而欲其周知也。

蕭氏曰。工執藝事。亦謂工匠之共事者也。雖無化言以相規。亦執其所治之藝以相諫。蓋義和共掌天時。而同爲淫湎。不能相規諫。故言之及此。

惟時義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

無垢曰。當篡賊執柄。君子以權濟事。歸於中正。無愧於天地耳。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乎。故小人見其迹。以謂失職。君子知其心。以謂賢者。又曰。余竊謂義和先推歷數。知篡弒將有不君之心。而其影像。將見於日食。故心思口計。身爲夏臣。不若以酒自汙。不當復爲賊臣。修舉職事。故知而不告。徑歸其邑。以爲匡救王室之計。不謂其謀之泄。至以兵來臨也。死則死耳。吾報國之心。天地知之矣。篡弒胤侯來討。

聲致其罪。數千歲之冤抑。至東坡而大明乎。

張氏曰。顛則仆而不能以有立。覆則傾而不能以有濟。顛厥德。則於德不能以立之者也。覆厥德。則於德不能以濟之者也。義和之所以顛覆厥德者。其沈亂于酒故也。沈則爲酒所溺矣。亂則爲酒所惑矣。惟其沈亂于酒。故畔官離次。則天紀至於倣擾。且天紀未嘗亂也。而自亂之。自義和始。易曰。垂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則天象者。日月星辰之類是也。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此天象之有變也。而義和主其事。乃昏迷而不知。則其干先王之誅明矣。

東萊曰。古時以酒爲重。後世以酒爲輕。古之人君。務在道迪民性。酒最亂德之原。故深禁之。如周官羣飲者殺。如書酒誥一篇。以及此言義和之罪。皆凜然嚴毅。

林氏曰。此遂申言義和之罪。上干先王之誅。無所逃於刑憲。故往征之。非是仲康妄興于戈。以快一時之私怨也。酒誥曰。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酒之爲禍大矣。天子而沈湎於酒。則失其天下。若夏之太康。商之紂。周之厲。是也。卿大夫而沈湎于酒。則喪其國邑。若義和是也。夫人苟湎于酒。則驕奢淫佚。無所不至。惟耽樂之從。而廢其職業之所當修者。則始喪其德。終而至於喪國亡家。其勢然也。義和之罪。至於曠官廢職。上干先王之誅。推本而言。豈有他哉。惟酒爲之禍而已。是以詹侯數義和之罪。其言曰。惟時義和棄其德而不修。若木之顛。器之覆。而不能自立者。惟沈湎喪亂于酒而已。既沈亂于酒。則畔其所掌之官。離其所居之位。而莫之省也。倣始也。擾。

亂也。天紀，天之五紀也。卽洪範所謂歲月星辰歷數是也。

薛氏曰：天紀未嘗亂而亂之者，自羲和始。故倣擾天紀，此說是也。蓋自堯舜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之後，爲羲和者，世守其職，未嘗亂於天紀。蓋于是而始亂，亦猶五子之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亦謂自陶唐以來，紀綱未嘗亂。至於太康而始亂也。遐棄厥司，遠棄其所主之職，還其私邑，而無所忌憚也。

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無垢曰：夫羲和之罪，至於是，仲康猶隱忍未誅之也。蓋先王之討誅有罪，乃天下之所共怒，衆人之所不與，衆人共棄之。羲和廢職之罪，仲康知之久矣，而其罪猶未暴白于天下。至於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而羲和乃罔聞知，則旣取怨於天下矣。此則不得而不討也。亦猶鯀之方命圮族，堯固已知其不可用矣。然猶徇四岳之請而試之，使治水。至於九載，積用弗成，然後殛之。凡此皆因衆之所共怒而後誅之也。蓋非天下之所共怒，則雖實有罪，先王猶未之誅也。孟子曰：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然後可以爲民父母。先王之誅有罪，其所以誅之，而天下莫不服者，此無他，惟其與國人共殺之而已。乃季秋月朔者，九月之朔也。辰弗集于房，漢孔氏曰：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卽日蝕可知。據孔氏此言，蓋以羲和之廢厥職，至于日有食之變，猶不之知也。然胡舍人則以此說爲不然，謂日月交



會之謂辰。十二月十二辰之次也。日行赤道。月行黃道。日行遲。月行急。一月一會。必合於黃道赤道之間。或高或低。或上或下。不相掩蔽。是謂不食。或左或右。或先或後。而相掩蔽則蝕矣。日食於晝。月食於夜。則見也。日食於夜。月食於晝。不見也。日月交會。則有食矣。謂不集所舍而致食乎。既不集。則非晦也。非朔也。安得謂之季秋月朔乎。胡氏此說。則以謂日月集合而後有蝕。既謂辰弗集于房。則不得謂之日食。此說有理。然胡氏既疑辰弗集于房爲非日食。至其論弗集于房之義。則以爲歷誤也。謂房者二十八宿之房也。非是十二次之舍也。秋之九月。日月當合朔於房心之次。今也弗集于房者。則是歷之誤。非日食也。夫歷之誤。至於當合朔而不合朔也。此非精於歷者。不足以知之。而何以至於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乎。胡氏亦自知其說之不通。遂謂先歷誤而後日食。其迂甚矣。唐書律歷志論辰弗集于房之義。以謂按古文集與輯義同。日月嘉會。而陰陽輯睦。則陽不愆乎位。以常其明。陰亦含章示沖。以隱其形。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唐志此說。殊爲可行。按漢書帝紀。東夷北蠻。頗未集睦。顏師古曰。集與輯同。以此觀之。則辰弗集于房。其爲日食審矣。但集之義。當爲集睦之輯。蓋日月不相輯睦于其舍。故得有食。孔氏以集爲集合之集。則非其義。此其所以起胡氏之疑也。今當從孔氏之說。以爲日食。而參之以唐律歷志之義。以集爲輯睦之集。則下文相貫矣。房有二說。或以爲房星。按日月會於大火之次。正在季秋月朔。謂之房星。理亦可通。然唐律歷志曰。君子愼疑。寧以日在之宿爲文。近代善歷者。推仲康時九月合朔已在房心北矣。觀此說。則以房爲所次之舍。其說爲長。左氏傳。梓慎曰。宋大辰之虛。陳

太皞之虛。鄭祝融之虛。皆火房也。所謂火房。與此義同。皆舍之次也。辰弗集于房。蓋謂日見不集。睦于其所舍之次爾。日月不集。睦于所舍之次。而日有食之。其爲變也大矣。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皆所以救日食也。按左傳。文公十五年。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則是古者當夫日食之時。有此伐鼓之禮。瞽樂官也。奏鼓。進鼓而伐之也。詩曰。奏鼓衍衍。與此義同。日食必奏鼓者。曾氏曰。日食陰侵陽也。鼓陽聲也。瞽奏鼓者。助陽以儆陰。義或然也。嗇夫。周禮無此官。漢孔氏謂主幣之官。鄭氏謂夏官之屬。殊無所據。此亦但以意度之而已。百官表。鄉有嗇夫。職聽訟。收賦稅。上林亦有虎圈嗇夫。故漢鄭玄第五倫。皆常爲鄉嗇夫。則是知嗇夫。當是執役之賤者。此篇適人與嗇夫。考之于周禮。皆無此官。則知周之建官。其名與夏時異者多矣。庶人。乃庶人之在官者也。嗇夫。馳。庶人走。皆所以供日食之百役也。春秋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鼓。曾子問曰。諸侯從天子救日食。各以其方色旗。與其兵。而周官庭氏云。救日食之弓矢。則是救日之時。必有此百役。嗇夫。庶人之馳走。蓋所以共其役也。然必謂之馳走者。蓋以見日食之變。天子謹天戒。以恐懼修省於上。而嗇夫。庶人。尙且馳驅奔走於下。以助天子救日如此。其急而義和新。爲歷象之官。乃沈湎于酒。安于其邑。而罔聞知也。日者不言。不爲而無所事也。日食之變。百姓震動。而不遑寧。義和莫之知。可謂尸厥官矣。夫先王所以設義和之官者。使之仰觀夫日月星辰之運行。以候天地之氣。而知日時寒暑。以相參合。使萬民於此。而取正焉。則百工由是而允釐。庶績由是而咸熙。今也義和。畔官離次。倣慢天紀。遐棄厥司。于季秋月朔。日

有食之而曾莫之知。則天象于是昏迷。而斯民無所取正。違叛先王之訓。謨以干犯先王之誅。其可誅之罪。豈特官師之不能相規。工不能執藝事以諫而已。

杜元凱曰。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速。一月一周天。一歲凡十二交會。然日月動物。雖行度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會而食者。蓋日食之變。有其交會不失之常數。歷家所得而逆推之也。使羲和能修其職。逆知乎天將有日食之變。以規諫於仲康。則仲康得以恐懼修省。上答天意。而銷弭天變於未然之前。今乃不能逆知其變。至于日既食矣。擊奏鼓。嗇夫馳。庶人走。而猶罔聞知。其爲不恭。孰大於此。使仲康捨而不誅。安得爲謹。天戒乎。泰誓曰。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羲和既不修其職。至于昏迷天象。罪在不赦矣。使仲康又捨之而不誅。則是君臣同惡相濟。厥罪惟鈞矣。故仲康命殫侯以征之。其征之者。蓋所以祇畏天命。行先王之誅。而不敢赦也。然則用師也。亦豈得已而不已。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諸儒解釋此義。皆以此屬於上文。故漢孔氏曰。先時謂歷象之法。四時之氣。弦、晦、朔。先天時。則罪死無赦。不及時。謂歷象後天時。雖治其官。苟有先後之差。則無赦。唐孔氏遂謂。先天時者。所名之日。在天時之先。假令天之正時。當以甲子爲朔。今歷象乃以癸亥爲朔。是造歷先天時也。若以乙丑爲朔。是造歷後天時也。後卽不及時也。其弦望亦皆如此。以某觀之。是殆不然。帝王之世。雖重歷象之事。然歷官

之差。一日一朔。則至於殺之無赦。雖秦人棄灰于路。步過六尺之誅。亦不過如是之酷也。豈先王忠恕待人之道哉。據此文勢。上文言克謹天戒。臣人常有常憲。至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此蓋膺侯舉先王之誅。以繩義和之罪。于是繼之以惟時義和。顛覆厥德。以至昏迷于天象。以下先王之誅。其首尾總結文義已足矣。自政典曰以下。乃是膺侯誓師。勅戒吏士之辭。當屬於下文。不當復謂指義和而言也。周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此周官六卿之典也。治典者。冢宰之所掌也。教典者。司徒之所掌也。禮典者。宗伯之所掌也。政典者。司馬之所掌也。刑典者。司寇之所掌也。事典者。司空之所掌也。膺侯掌六師。爲大司馬。故舉政典以爲言。蓋大司馬法也。惟其軍法。故有先時不及時之註。先時者。謂先師期而進。是邀功也。漢班勇與張朗共攻焉者。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期俱至焉者。而朗嘗有罪。欲邀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關。徑入焉者。若此之類。是之謂先時。蓋不與大軍相期會。而嗜利輕進。不可以不誅也。故殺無赦。不及時者。謂後期而至。是逗留也。漢遣霍去病等擊匈奴。公孫敖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斬虜首三萬餘級。雖有功。以後期當斬。贖爲庶人。若此之類。是之謂不及時。蓋與大軍期而不至。而稽延師期。亦不可以不誅也。故殺無赦。惟此二者。皆誅而無赦。則軍士莫不用命矣。此膺侯誓師之意也。

東坡曰。先時後時。罪之薄者也。必殺無赦。非虐政乎。惟軍中法。或用之。穰苴斬莊賈時也。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十同力。王室尙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無垢曰。若禹奉舜之命。征有苗。未嘗諄諄以王命爲辭也。則以天下知其心也。今此征。既曰天罰。又曰王室。又曰天子威命。又曰天吏。以天。以王室。以天子。爲言。豈非夸生于不足歟。增侯爲籩。羿腹心。用兵以伐忠良之人。心亦知其不可。故喋喋以天。以王室。以天子。爲言。正所謂挾天子以令諸侯者也。

東萊曰。法莫嚴於期會。後世期會先後者必殺。蓋一失此。勝敗所繫。不可不先。以此爲戒。將奉天討。同力王室。欽承天子威命。見古之兵師。所以無叛命犯上者。皆其將帥之所以告勅其衆者。未嘗不舉人君以爲言。使師旅之心。常知有天子人君在上。其所以養我命我者。天子也。焉得叛。

林氏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仲康之命。增侯得夫天子討罪之權。增侯之征。義和得夫諸侯敵讎之義。其用兵行師也。可謂仗大義而行矣。故其辭直。其義明。非若五伯。擄諸侯以伐諸侯。其辭曲。其義迂也。我之征。義和。旣以欽承天子已行之威命。爾當以同力王室爲心。不可不弼予以徂征也。

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張氏曰。先王用兵之意。凡以除暴禦亂。故善者在所咨。惡者在所戮。豈若火之炎於崐岡。而玉石俱焚之哉。必也殲厥渠魁。所以致吾義。脅從罔治。所以致吾仁。

東萊曰。火炎崐岡。其勢烈之時。不分玉石俱焚之。天吏逸德。自戒其官吏曰。凡我衆爲天子之吏。若放逸其德。甚于猛火。其言止欲殲其首罪耳。孔傳將行也。奉王命。行王誅。謂殺涵淫之身。而立其賢子弟。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十懋戒哉。

張氏曰。愛所以爲仁。威所以爲義。用兵之道。以威爲主。故威勝愛。則可以致功。愛勝威。則柔而無斷。其無功必矣。

王氏曰。威嚴勝於慈愛。人則畏而勉力。故誠有成。若慈愛勝於威嚴。則人無所畏而懈怠。故誠無功。爾衆士當勉戒之。以期於有功也。甘誓之言。予則孥戮汝。則甚峻而幾於虐矣。此言威克厥愛。愛克厥威。而不明言其誅。蓋啓爲禹之子。生長於富貴。不知艱難。不知危懼。故用兵以伐有虜。則有孥戮之言。此仲康則賞。遭有窮之難。而知所警懼。故命虜侯戒師之言。亦溫和而不至於大暴。唯曰。威克厥愛。愛克厥威。以寓其意而已。

東萊曰。大抵當觀其所發。發於私雖愛非愛。發於公雖威非威。然威終非聖人之所尙者。觀其所居之地。如何當威而不威。不知時措者也。記曰。祭祀主敬。軍旅主威。故爾

孔氏曰。言當勉以用命。戒以辟戮。

林氏曰。此言我之所以誓師之意如此。爾衆士則不可以不勉其心。以用我之命也。自古國家當中衰之運。則朝廷之上。往往行姑息之政。故英雄之徒。得以乘間抵隙。肆爲桀驚。而莫之禁。是以大有爲之君。當夫歷運中否。社稷陸危之際。苟非赫然奮其乾剛之斷。未見其能有濟也。唐自肅代以來。一切行姑息之政。藩鎮戮主帥者。因而授以節鉞。或聽自擇帥。其驕子弟。皆得以承襲父兄之位。及憲宗剛明果斷。足以有爲。不憚用兵。以剪鋤強梗。於是平夏、平蜀、平江東、平澤潞。以至易、定、魏、博、貝、衛、潼、相、淮、蔡。

莫不率服。而唐室遂以中興。此無他。惟威克愛故也。憲宗雖以剛果爲政。而子孫不能率。至於穆、敬、文宗之世。又以姑息爲政。藩鎮復強。唐室遂亡。仲康之世。何以異此。當其命胤侯以征羲和。誠得乎威克厥愛之義。故足以制后羿之強。而中興有夏之業。惜夫后相繼之。不能用其果斷以爲政。浸失天子之權綱。卒爲羿所篡。而夏終於不祀。此非仲康之失也。繼之者非其人也。可不慎哉。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張氏曰。湯始居亳。從先王居者。先王契是也。契嘗居亳。至湯復徙居焉。

陳氏曰。湯祖契。契之父帝嚳。自契至成湯。凡十四世。八遷其都。嚳始都亳。湯後徙亳。故曰。從先王居。釐治也。理治沃土也。帝告者。或云告帝嚳。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無垢曰。湯征諸侯。是夏王使湯爲方伯。得專征諸侯也。征之爲言正也。禮曰。天子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湯征諸侯。必有弓矢鈇鉞之賜矣。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無垢曰。伊尹有道。必能格桀心之非。桀仁莫不仁。桀義莫不義。桀正莫不正。一正桀而國定矣。此湯遣伊尹之心也。孟子曰。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伊尹初往輔桀。知桀止有亡天下資。而非君四海資也。故決意歸亳。湯區區之心。尙冀桀之開寤也。故五進伊尹以輔之。及其最後之歸也。乃曰。既醜有夏。是

桀之所爲。又甚於前日。不可救藥也。

張氏曰。湯嘗五進伊尹於桀。去亳適夏者。所以就桀也。至於桀德。終不可變。伊尹遂醜之。而復歸于亳。所以就湯也。方其歸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遂作汝鳩。汝方之二篇。凡此數篇。皆亡之矣。



# 尙書精義卷十五

商書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

無垢曰。伐桀之謀。主於伊尹。而非湯之心也。自五進伊尹於桀之後。想伊尹之心。以謂吾所以委蛇爲桀。而納之於當道者。其無所不至矣。而桀於亡國敗家之舉。無不爭先。至於道德仁義。日用所當行者。一切視如讎寇。決非君四海之資也。至民有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之言。是天棄夏。而將改命於湯。使桀爲此而不知改也。觀夫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則天之所以相湯而棄桀者。可見矣。此所以決然以伐桀自任。而不疑若湯之心。則猶欲進伊尹。庶幾桀之開寤。至于鳴條之事。誠非其本心。故曰。予有慙德。聖人微見其端。故序伊尹於湯之上。湯在亳西。當從東而往。今乃升取道。從陟者。從下向上之名。歷險迂路。爲出其不意故也。又曰。桀有一伊尹。而不能用。致欲一舉而取之。出其不意。而聲罪以伐之。當如文王之付武王。湯未可舉也。蓋此時之民。如在水火中。如率遏衆力。率割夏邑之言。此豈可一日待邪。伊尹之心。以謂急欲救斯民。不可使爲之備。以重困天下也。不若出其不意。一舉而取之。豈得以武王之事律比哉。

張氏曰。夫自上而下者。其勢順。自下而上者。其勢難。湯之伐桀。自陟而升。則非地勢之順。所以見其勝。

夏在於人和而不在於地利也。

東萊曰：敍書先伊尹而後湯者，非有他意，文勢順耳。升自陞，或以爲出其不意，或以爲湯得人和，不必地利。升陞而戰，皆不可用，謂之出其不意，固非。謂之得人和，亦非。王者固仁義之兵，然利害向背，亦須決擇，是師當行之道。夏之可攻處也。

楊氏曰：商書之首曰：伊尹相湯伐桀，成湯君也。伊尹臣也。君而先乎臣，必然之道也。臣而先乎君，必不然之道也。仲尼敍湯放桀也，又何先以伊尹而言乎？曰：茲所以見聖人於立教之深者也。仲尼刪書斷唐虞以下，堯之禪舜，舜之大孝，大禹之功，皋陶之謨，益稷之事，四嶽之職，備矣。及其敍湯放桀也，雖曰義曰權曰救民之塗炭，其如桀君也。湯臣也。曰堯曰舜曰禹，皆以揖遜相代，而湯始用征伐取天下。聖人大懼後世暴末如桀，仁末如湯，將有假湯放桀爲名，而利于己者，則以臣伐君，自此始矣。於是求其所以立教之旨，以湯聖人也，固不可首其惡也已矣。伊尹賢也，可屈之以伸教焉。故書曰：伊尹相湯伐桀，是移伐君之誚于伊尹也。

湯誓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

無垢曰：湯所有之衆，卽桀所有之衆也。桀所有之衆，平時怨嗟之言也。我后夏桀，不憂念我衆民，舍我

稼穡之事。而興臺榭池沼之役。既使民失衣食之路矣。又苛斂橫賦。而割剝我夏邑之民。夫既用民力於無用之地。使之失衣食之路矣。又復苛斂橫賦。以割剝之。使民憔悴困迫。窮不聊生。爲民父母。當如是乎。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司牧之。是君者。神之主也。民之望也。天之愛民甚矣。豈使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性。而棄天地之性乎。此湯所以畏上帝。不敢不正夏之罪也。

張氏曰。夏氏之罪。聞于上帝。上帝命我以征。釋而不征。是逆天者也。逆天者亡。故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之伐紂曰。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亦此意也。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者。言商民保湯以自安。而夏罪所以不能加。故其自言曰。夏罪其如我何。故無伐桀之志也。然而至公以天下爲心。故不以私害公。不以寡妨衆。其肯恤一國之民。而坐視天下之罹於凶害者哉。此所以歷陳夏桀之惡。而告之以必往也。

蕭氏曰。湯之伐桀也。必不廢商民之農時。然而民未知後止之期。故曰。舍我穡事也。割正。割斷而正其罪也。然而湯之伐桀也。不因民願乎。曰。夏民之願。而商民未之願也。以桀之禍。不能及於商民故也。東萊曰。天人相去甚遠。何以知天命在湯。蓋自民心而知之。民之心。卽天心也。聖人察民之心。歸於我而不可舍。故稱王以告衆。故知天命之切者。莫如民心。知民心之切者。莫如聖人。又曰。湯之德澤及於民者深。教化及於民者明。桀之民雖不聊生。然商之民。陶陶於農畝。而不知非化之深者。能如此。桀爲無道。而且以爲正。夏非教之明。而尊卑上下之分。猶不忘乎。至夏罪其如台。尤足以見湯之化也。蓋

夏之民在塗炭之內。而商之民長在于春風和氣中。

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無垢曰。衆人受其困苦。率皆怠惰。疾視其上。而不和協。至爲忿疾之言。曰。是日曷喪。日指桀也。謂是桀何時死乎。受此困苦。皆不欲生。予及汝俱并力而死。不復以生爲樂矣。爲君而使民如此。天下之心。皆可知矣。疑湯所聞。皆伊尹醜有夏之言。以其所親見親聞者。告之于湯也。桀之凶德如此。舉兵其可已乎。故曰。今朕必往也。

張氏曰。率遏衆力者。奪民之力也。率割夏邑者。害民之財也。奪民之力則政繁。害民之財則賦重。政繁賦重。則民不聊生。此其所以率怠弗協也。

東萊曰。天下之力。當作衆人之事。夏王乃聚衆人之力。而爲一人之事故。曰。率遏衆力。想其多爲宮室臺榭。男不得耕。女不得織。皆罹凍餓之患。

爾尙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無垢曰。夫民既有予及汝皆亡之言。是伐桀者。民之心也。而湯猶以大賚誘之。孥戮恐之。使之有所畏慕何也。豈此行非民之本心乎。曰。軍事尙嚴。雖此舉因民心行之。然而不有賞罰。以聳動焉。恐於號令之間。有所乖違。以至敗事。不得不爲之豫備也。

張氏曰。湯之伐桀。其誓衆士。賚必曰大戮。必及孥者。蓋賚之大。則人情之所甚欲。戮及孥。則人情之所

甚惡也。以其所甚欲者，誘之於前，而使知所慕。以其所甚惡者，恐之于後，而使知所畏。夫然後人人各迪有功，而罔不用命矣。

徐氏曰：湯之承夏，始變乎桀矣。道序乎變，則不能以直行。是故協戴商，後之衆而切切於大賚。拏戮之間，拯人塗炭，而有口實。慙德之誥，特以爲上誠之不論者，不足以定其業。下情之不盡者，不足以赴其功。是以質之以天時，示之以卜筮，動之以禍福，而期乎終行其志也。

東萊曰：禹伐苗，止曰爾尙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至啓乃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拏戮汝，已見與禹不同。今湯誓師之辭，雖與啓相似，而又曰：朕不食言，罔有攸赦。此世變風移，聖人不得不然，亦是敬心愈加之意。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無垢曰：夫湯伐桀，豈本心哉？天下之心耳。天下之心，伊尹之心耳。桀既亡矣，湯心自有慙德。以十七代天子，一旦而爲旅人，湯嘗北面事之。今使之至此，其心當如之何？更欲廢其先王所立之社稷，此忍人所爲也。不知其先王何罪焉？姑存之，以見湯忠厚之心，不得已之意爾。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艮，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無垢曰：嗚呼！桀之不可救也如此夫！其師大敗，湯不敢迫逐也。從之者，謂任其所之也。此湯忠厚之心也。桀都安邑，在洛陽西北。三艮，定陶也。在洛陽東南。是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陽，乃東南涉河，知三艮

有寶玉。遂伐三艘而取之。夫天下大寶也。桀既失之矣。後有大兵。猶不知悔。乃區區貪三艘之寶玉。而取之以行。其下愚不移者歟。誼伯、仲伯、傷桀之不知輕重如此。乃作典寶之篇。其書不可得而見也。湯歸自夏。至于大坳。仲虺作誥。

無垢曰。桀既奔亡。湯心歉然。方有慙德。顧此情意。何暇更伐人之國。利其寶玉乎。仲虺以湯之慙德。見於容止言語之間。其心有不釋然者。故至大坳作誥以安慰之。仲虺乃湯之宰相。觀其所誥。忠厚廣大。亦豈尋常之流哉。又曰。古之作誥。不分君臣。第於會同有說者。皆謂之誥也。

東萊曰。湯伐桀而歸。至於大坳。未至于亳。方在中路間。仲虺欲作誥。不待至亳。而中路便作者。湯既伐夏。其愧耻之心。赧然發於胸中。若不便作誥以銷散之。則是過而不化。必有害於初政。

仲虺之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無垢曰。方未伐桀也。天下之心。第是率遏衆力。率割夏邑。如行湯火中。惟恐桀之不早逝也。及桀既奔亡。湯既爲主。天下之心。又則焦然不寧。曰。吾有夏之民也。今主天下者誰乎。吾臣子也。今君父奔亡。不知何所往乎。越在草莽。得毋有暴露憔悴之苦乎。所以至此極者。其誰之咎歟。此天下皆有慙德也。湯心尤甚焉者。湯之爲主也。堯舜以來。以揖遜相傳。至后羿以篡弑壞之。今湯又以戰爭壞之。以戰爭壞之可也。爲臣子逐其君父。偃然奄而有之。不知尊臨百官。號令天下。其心得無慙乎。

張氏曰。湯之伐桀。上應乎天。則仰不愧於天。下順乎人。則俯不忤于人矣。俯仰無愧。作而曰。惟有慙德者。蓋承堯舜禹揖遜之後。始以征誅而有天下。恐天下後世以己藉口而稱亂。此所以不能無慙也。非可慙而慙之。豈非躬自厚之道哉。

王氏曰。湯未伐桀之時。勇以伐之。既伐之後。乃有慙德。此其本心寬厚。不得已而伐惡以救民。伐畢乃慙。亦如人之可罪而撻之。及其撻之。則又悔之。皆寬厚之意也。

孔文仲曰。無過者。湯之事也。慙德者。湯之心也。四海之內。家怨人怒。願與其君偕亡。則民之愁苦已甚。而天下之勢。危弱極矣。以湯之聖。其視天下之民。如慈母之于乳子。葛伯殺一饋餉之童。湯猶且慨然徂征。況桀之甚惡。而民之無告。其忍坐視天下。入於陷穽鼎鑊而不救哉。此其必至於伐桀者。湯之事也。雖然。上下之分。人之所甚嚴。君臣之恩。古之所尤惜。湯雖勇於天下。驅殘除害。至於放逐。豈誠心之所樂哉。此其所以慙者。湯之心也。

東萊曰。湯非是畏後世議論。正恐後世以湯藉口而爲亂。然古君臣變易者。近如有窮后羿。亦殺君篡位。此事非是湯作始。湯何故獨恐後世。以湯爲口實。蓋后羿之徒。天下皆曉然。知其爲小人之惡。誰肯信之。若湯爲一代之聖人。天下以爲聖人。既爲之。則凡欲此者。夫何不爲。此湯之所以恐也。

林氏曰。南巢地名。薛氏曰。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書有巢伯來朝。春秋楚人圍巢。蓋桀奔於此。湯不殺也。湯武之事。皆是爲天下之民。除殘去虐。不得已而以臣伐君。然湯之于桀也。惟放南巢而已。至武王

則殺受者。蓋湯之伐桀，而桀避位出奔，既已竄於南巢矣。於是湯縱而不誅，以見其應天順人，有罪勉不得已之意也。至紂之事，則異乎此。荀子曰：武王選馬而進，厭旦于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遂棄殷人而進誅紂。蓋殺之者，非周人，殷人也。以是觀之，則是武王本無誅紂之意，而牧野之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是紂率如林之衆，以逆戰，蓋自在行陣之間，故殷人殺之耳。紂既見殺，武王無可奈何矣。于是立其子武庚，代殷後，蓋所以致其惻怛不忍之意，是亦湯伐桀之意也。邵康節曰：下放一等，則至於殺矣。其意以湯能容桀而放之，武王則不能放紂而殺之，則降于湯一等，失其旨矣。王氏曰：桀之罪不若紂之甚，故湯放之而已，是亦擊說。宜以荀子之言爲正。記曰：鷓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古先聖王，聲爲律，身爲度，以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以此救民，民猶有流爲不善者。湯之伐夏，救民，雖曰應天順人，出於不得已，而然以分言之，則是以臣伐君，以諸侯奪天子之位。湯之心，雖無所利於其間，而其迹則近於利之者，故克夏而勝之，則顛顛而不自安，誠以謂慮其所終，而稽其所敵，知後世亂臣賊子，必有以我藉口，而行其篡奪之謀，以利之者，故忸怩然，慙其德之不及古，而慨歎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彼其意，誠以謂以臣伐君，真吾之罪，不以順天應人之舉，爲是固當然者。其始終之際，一出于誠實，內不以自欺，外不以欺人，未嘗巧爲文飾，以爲解免。此所以不失爲聖也。湯既負其慙德，有不安之心矣。仲虺於是推明湯之本意，以爲迫天人之望，誠有不得已，而不可以已者。既以釋成湯之疑，于是解天下後世之惑也。且如魏文帝



既逼漢獻帝而奪之位。乃以受禪爲名。顧左右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其實篡奪。而以舜禹之事。欺其羣臣。人其可欺乎。自古亂臣賊子多矣。未有如曹丕之無忌憚也。湯自以爲稱亂。而天下後世不以爲稱亂。曹丕自以爲舜禹。而天下後世不以爲舜禹。此君子所以爲時中。而小人所以無忌憚者也。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

無垢曰。仲虺可謂有高天下之見矣。其論民與人主。何警絕也。非其見在天下之上。其能判別如此哉。想見其人。沈靜閱世。知治亂之本原。置之人主左右。必能防微杜漸。陳善閉邪。眞宰相之職也。何以言之。其論民曰。惟天生民有欲。其論人主曰。惟天生聰明時又。夫民及人主。所稟不同。豈苟然也。皆天賦也。天賦多欲。乃下民之資。天賦聰明。乃人主之資。不可強也。多欲者治于人。無人爲之防閑。則放僻邪侈。無不爲已。此所以賴于人主也。聰明者治人。非人之所治也。蓋多欲則昏塞。無欲則聰明。惟天子之聰明。非人爲之聰明也。其所聽皆知其心之所存。其所見皆知其兆之所起。蓋彼自多欲中來。吾自無欲中來。優游以閱之。則夫清濁邪正。君子小人之情狀。其何所逃哉。謹於未萌。防於未兆。進君子而退小人。天下自然定矣。蓋天生有欲之民。亦必生聰明之主。此理之自然也。桀多欲如此。乃下民之資也。而置之民上。不亡何待乎。陳氏曰。聰明本於性之自然。猶假於人力。勇智發於機之自然。自然者。定之則清。養之則明。尤假於人力。然不若天生之爲絕人甚遠也。卒然非人力所能致。雖勉爲之。則其中皎然而方寸亂矣。

張氏曰。人生不能無欲。然而無度量分界。則爭。爭則亂。亂而無主以治。則攘奪篡弑。無所不至。又曰。聽之所聞者。不過邇言。視之所見者。不過近事。如此則爲人所又者也。烏能又人哉。然則又民之亂。非聰明之主其可乎。

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無垢曰。多欲則昏。桀多欲而昏。舉一世之民。盡入昏德之中。如陷泥塗。無從自振。如陷烈火。無所求生。然天下豈有此理哉。其亂如此。必有治之者矣。當其亂時。天已生一湯於衆亂之中。勇以行善。知以明善。巍然則萬邦之表。以正天下之羣邪。猶衆星之北斗。而羣山之泰華也。桀其得存乎。湯其可已乎。如此。則湯乃天生爲人主。而桀乃天生爲下民也。有一桀必有一湯。此理之自然也。所以禹之天下。桀不能纘紹。而得湯以紹之也。

張氏曰。桀以不明于德。是以敷虐百姓。百姓莫不罹其凶害。而墜于塗炭之中。天乃錫王勇智者。啓佐成湯。使之伐夏。救民於水火之中而已。夫興大功。立大業。非勇有以斷。則不能不懼。非智有以決。則不能不惑。此天之所以錫湯。必以勇智也。

史楠曰。天生聖人。莫急於靖亂。聖人奉天。莫大於反正。甚矣有夏昏德。民墜塗炭。上天擇其主而託之也。錫之大勇。俾所向无堅敵。錫之眞智。俾所遇无難事。表正萬邦之民。使之有所宗。纘承五服之舊。使之有統。故區區以靖亂之事。而託之於湯者。天意也。湯不過率循大禹常行之典。奉承上天不言之命。

反諸正而已矣。天定而天下定。湯可得而辭也哉。

劉敞曰：凡聖主之後，而至於衰者，非其道衰也。物使之衰也。其至於亂者，非其德亂，俗使之亂也。繼而起者，明道以待物，則衰遠矣。正德以訓俗，則亂遠矣。故可以中物者，道也。而道未嘗變，可以革俗者，德也。而德未嘗變。夏后氏有天下四百餘歲，桀爲不道，顛覆禹之典刑。夏人不忍，成湯伐而放之。四海之內，歸之如一。非畔夏也。以成湯爲能復禹之績也。

東萊曰：有夏昏德，正與聰明相背。其源旣已昏濁，其流豈能徹清。自然天下之民，皆在泥塗火炭之中。天乃錫王勇智，此勇智非外於聰明。聰明自其中出者也。聰明體也，勇智用也。自古只有兩件，曰智曰勇。勇則能行，智則能知。如此則能表正萬邦，使四方視爲儀表，而皆得其正。纘禹舊服，禹之服，湯乃能繼其緒，以此得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林氏曰：嗚呼，歎辭也。言民之生，有喜怒哀樂愛惡之欲，失性命之情，以爭其所欲，則侵盜攘奪，無所不爲矣。不爲之主以治之，則欲者必爭，爭而不已，則亂也。此篇論厥初生民，所謂立君以治之之意也。柳子厚曰：生人之初，萬物皆生，草木榛榛，牧豕豨豕，人不能搏噬，而且无羽毛，莫克自衛，必將假物以爲用。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聰明所服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而无分，其爭必大。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于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其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

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德。又有大者焉。方伯連帥之類。又就以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此說爲盡。蓋所以爲之君者。惟生民之爭。而无以主之。則亂故也。夫惟立之君。以主民之欲。而民不至於亂。故非天生聰明之主。其耳目之聞見。足以周知四方之情僞。則不足以又其亂也。苟非其聰明。足以聞其所不聞。見其所不見。則民之好惡。哀樂之情。抑鬱於下。而无由上達。亦終於亂而已。故必天生聰明。然後可以又斯民也。天生聰明。其聰明出天命之自然。非人爲之僞也。如秦始皇魏武帝之徒。豈謂其非聰明哉。然其聰明出于天性。而挾之以詐。故以巧僞劫天下而服之。雖能服之。終亦叛而去者。以其非天之生聰明故也。王氏云。民之有欲。至於失性命之情以爭之。故攘奪誕謾。无所不至。爲之主者。非聰明足以勝之。則亂而已。此說大害義理。夫所貴乎聖人者。惟欲知天下好惡之情而已。苟欲勝之。則秦始皇魏武帝之聰明而已。豈足以已其亂邪。仲虺言此者。蓋謂天生民而立之君。凡欲其聰明。足以止亂而已。今桀之虐斯民也如此。已失夫所以立君又民之意矣。又所謂當誅而不得誅也。武王誓師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亦此意也。夏有昏德。則非聰明矣。非聰明之德。則虐用其民矣。故民之危險。若陷泥墜火。而无有救之者。桀之暴虐如此。則失其所以爲君之道矣。桀失爲君之道。而生民之亂。不可以无主也。故天以錫湯勇智。智足以有謀。勇足以有斷。卽上所謂天生聰明時又也。蓋惟智足以察斯民之情。勇足以拯斯民之命。是其聰明足以又斯民也。

惟天以勇智錫湯。是其意蓋將使湯表儀天下。以正萬國。此蓋發上文。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亂之義也。纘禹舊服。茲率厥典。言禹以聰明之德爲天所命。以治斯民。而其子孫弗率。以至民墜塗炭。故天錫湯以勇智。表正萬邦者。凡欲使湯繼禹之功。從其舊服。以率其典常也。天命既如此。湯其可不奉若之哉。原仲虺之意。蓋以昏德如桀。天旣棄之。不得而不伐。勇智如湯。天旣順之。不得不順。天命有桀之昏德。非湯之勇智。則不得爲天吏。有湯之勇智。而桀无昏德。則事之而已。尙何伐之有哉。以如是之勇智。又適遭如是之昏德。故以臣伐君。而不爲逆。苟爲君之昏不如桀。臣之勇智不如湯。則固不可以爲湯之所爲矣。又何患其以是爲口實哉。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無垢曰。夫人不可无所畏。庶民畏父。每家相畏。大夫三卿畏諸侯。百官六卿宰相畏天子。惟有所畏。則有所不敢。而義理明矣。若夫天子何所畏哉。所畏者上天而已。使人主不畏天。則亦何所不敢哉。桀謂伊尹曰。吾之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觀桀此言。則亦何所畏哉。惟无所畏。故无所不敢。玩弄上天。借以爲從欲之舉。晏然以謂。豈我之外。別有天乎。又曰。天无心也。以民爲心。民心煩冤。至有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之言。則帝用不臧之實。可以民心卜之矣。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此天式商受命之實也。蓋民徯望如此。而諸侯又皆歸湯。乃天命湯。以有天下。

東萊曰。夏桀昏德。不知天之理。凡事皆假託天之辭。以布命令於下。帝用不臧。以覆物言之。則爲天。以

主宰言之。則爲帝。天以桀爲不善。而用湯以受命。用爽厥師者。有夏之民。以桀昏迷。亦懵然不知道理所在。故用湯以開明其衆。凡此皆仲虺解湯之慙德。先言天之立君。自然道理。有夏昏德所以亡。湯有德。此所以王。何慙之有。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無垢曰。簡忽賢者。趨附權勢。觀望權勢之心。如鷹如犬。以陷害君子。使桀召湯而囚之。夏臺幾不免。蓋湯在衆亂之中。翹然獨秀。竄然獨異。若苗之有莠也。粟之有秕也。羣小疾視。誰不欲芟除播蕩之。以其不肖之心。凡從湯之號令。以爲君子者。小大戰戰。无不懼乎非辜。矧我湯之德日新。湯之言日著。言行如此。四方聽之者。聞之者。无不稱頌而歸向。則湯之迹。愈危矣。

東萊曰。桀之時。天下小人成羣。見湯之賢。則簡忽之。見桀在天子之位。則附親之。此小人之常態。當此時。肇造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自常理論之。則湯邦之人。當爲苗爲粟。桀衆當爲莠爲秕。今小人卻看湯人爲莠爲秕。而桀人爲苗爲粟。蓋主人不憎盜。而盜憎主人。其勢未有兩立者。

# 尚書精義卷十六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無垢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想見其尊嚴高遠矣。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想見其尊賢使能矣。用人惟己。取人以身也。毀譽能動之乎。改過不吝。急於爲善也。諫諍有不從乎。全德如此。宜責人之深。求人之備也。而克寬以養天下之善。克仁以感天下之心。其行之也。出乎中心之自然。非以聲音笑貌爲也。所以布大信於兆民久矣。

張氏曰。五聲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盲。則聲色所以賊其性者也。邇聲色則性爲物蔽。財猶膩耳。近之汚人。則貨財所以喪志者也。殖貨財則志爲物累。惟不邇聲色。則視聽不蔽。而耳目聰明。惟不殖貨利。則思慮不惑。而心志廣大。湯之大德懋昭。而聖敬日躋者。由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以積之而已。溫公曰。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而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爲人之行己。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爲君子。遂非則其惡彌增。斯謂小人。故聞義而徙者。常情之所難。從諫弗拂者。聖人之所尚。

東萊曰。湯之本原。旣以澄澈。則凡見於事爲。無不當理。德勉者勉之以官。功勉者勉之以賞。見於崇德。

報功不差毫髮也。用人惟己。正如記所謂。取人以身。惟本原先正。故能以身爲度。而任天下之材。苟吾身自無權衡。則何以稱天下之物。改過不吝。觀顏子可見。顏子幾聖者也。改過則不貳。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林氏曰。此又言湯之盛德善政。巍巍如是。所以得民之心也。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爲湯武驅民者。桀與紂也。惟湯武之德。既有以聚民之欲。去民之惡。故桀紂之民。皆相率而歸之。雖欲牢辭固遜。而不可得矣。是桀紂驅民而使歸之。非湯武誘之而使來也。老子曰。惟無以天下爲者。可以有天下。舜禹之受禪。湯武之征伐。奄天下之衆而有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天下不以爲過者。惟其未嘗有利之心。而無以天下爲。苟其有一毫利之心。則天下必有不服者。豈能創業垂統。以貽子孫萬世之業乎。故仲虺言湯之盛德。而首以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爲言者。謂湯之心。清淨無欲。湛然不動。舉天下之聲色貨利。曾不足以動其心。則其伐夏救民。以有天下。果其有利之心乎。不邇聲色。言不近嬖寵也。不殖貨利。言不營財賄也。此聖人之盛德。至大至剛。不爲外物之所變遷。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者。漢孔氏曰。既有聖德。兼有此行。其說失之矣。見於所行者。是真聖人之德。豈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之外。別有聖德乎。湯之修身行己。見於實效者如此。其取天下。固無利之心也。而又能官有德。賞有功。與天下同其利也。人之勉於德者。我則勉之以官。與之共天位。治天職也。



人之勉於功者。我則勉之以賞。優其祿廩。榮其車服。以旌寵之。不必共天位治天職也。蓋有德者。以官勉之。有功者。以賞勉之。各稱其實而已矣。武王之崇德報功。亦此也。非特此也。又能用人惟己。改過不吝。而不徇一己之私也。言用人之言。如自己出也。若所謂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也。改過不吝。則有過必改。無復吝惜。若所謂過則勿憚改也。用人惟己。則善無不從。改過不吝。則不善無不改。此又所以合併爲公。以成其大也。

王氏曰。用人惟己。已知可用而後用之。如此則是果於自任。而不從天下之所好惡也。王者心術之真。大抵如此。改過不吝。言己有過則改之。無復吝惜。若所謂過則勿憚改也。用人惟己。則善者無不從。改過不吝。則不善者無不改。此所以能合併爲公。以成其大也。其發而爲政。又能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蓋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惟湯之德。如上所言。茲其所以明信於天下。天下信之。而欲以爲君也。孟子曰。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箝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桀之所以失天下之心者。惟其肆爲威虐。故民墜塗炭而莫之拯。湯於是時。以寬仁之德。彰信於天下。故天下歸之。若大旱之望雲霓然。湯之所以能成寬仁之德者。其本則自於清淨寡欲。眇然天下。舉不足以動其心。故能利與人同。以施其不忍人之政。茲其所以彰信於天下也。蓋撥亂反正。以成帝王之業者。苟有利之之心。則將奪於物欲。見利而動。惑於聲色貨利之私。遂至以私害公。不能執其所有。以與天下共其利。剛愎自用。遂其非而莫之改。如此。則所施者。無非虐政。是水之益深。火

之益熱也。古之人有失之者。項羽是也。漢高祖與項羽當秦之末。俱興義兵。以除殘去虐。較其勢。則高祖之不如羽遠甚。然而高祖卒得天下。羽失之者。以高祖之寬仁。而羽則惟肆其暴虐而已。原其高祖之所以寬仁者。無他。亦本於此數者之德而已。觀其入秦關。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封秦宮室府庫。還軍灊上。則其志已不小矣。而又不愛爵賞。降城卽以侯其將。得賂卽以分其士。好謀能聽。從諫如轉圜。惟此數者之德。皆備於己。故其約法三章。悉除去秦法。而秦民皆按堵如故。莫不欲高祖王秦者。而項羽之所爲。則皆反是。此其成敗之勢。所以不同也。以高祖之成帝業者而推之。則知仲虺所以推本成湯。誕膺伐夏救民之意。始於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改過不吝。然後繼之以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可謂知所先後矣。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無垢曰。怨其來晚。慶其已來。民心如此。此天意也。

張氏曰。民之苦於桀。故如墜塗炭之中。待湯拯之。然後得其蘇也。夫草枯魚凍。得和氣乃蘇。民之憔悴於虐政。得湯而蘇。亦何異此。夫成湯起於七十里。而有天下。則民仰之也。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久矣。

林氏曰。此又言湯既有寬仁之德。彰信兆民矣。於是言其弔伐之時。爲天下之所歸向也。湯之征伐。蓋

始於葛。其略見於仲虺之言。其詳見於孟子。孟子曰。湯居亳。至後來無罰。孟子之時。去古未遠。必其載籍之所傳者如此。是可以執明仲虺之意。蓋湯之於葛。其始也。未嘗有伐之之意。其祀也。則遺之以牛羊。既不祀也。則使亳衆往爲之耕。及其殺饋餉之童子。然後不得已而伐之。其伐之也。非以快一時之私。爲匹夫匹婦復讎也。湯之伐葛。既爲匹夫匹婦復讎。則匹夫匹婦之有讎者。莫不願其爲之復也。故伐葛之後。又有十一征焉。皆所以復匹夫匹婦之讎也。蘇氏曰。用兵如藥石。則病者惟恐其來之後。此說善矣。故其十一征也。東面而往征。則西夷怨。其來之後。南面而往征。則北狄怨。其來之後。曰。均是民也。何爲先彼而後我哉。所謂怨者。與怨慕之怨同。蓋望其來而怨其不至。非實怨之也。言西夷怨。北狄怨者。孔氏曰。舉遠以言。則遠者著矣。其所未伐之國。則怨其來之後。其所往伐者。則家室相慶曰。僂予后久矣。我后之來。則自此可以蘇息矣。所未至之國。則怨其不至。而曰。僂獨後予。其所至之國。則慶其來曰。僂予后。後來其蘇。民之所以責望於湯者。如此其切。而桀之惡日。以滋。至民之陷於水火者。日以益多。湯雖顧君臣上下之分。忍而不誅。而民之難脫於死亡者。其迫切之情。皆赴於湯。湯不得而釋之矣。昔楚白公之父。爲鄭所殺。白公請伐鄭於楚。以報父之讎。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遂厲劍曰。必殺子西。其意蓋以鄭吾讎也。子西有可報之道。而不爲我報。則讎在子西矣。桀爲斯民之所讎。斯民之意。以謂惟湯之寬仁。可以救吾垂絕之命於水火之中。故彼征則此怨。此征則彼怨。苟使湯安然自顧其私。而不肯勉狗

大義以救斯民。則民之愁怨反歸於湯矣。故寧使己之有慙德而不忍天下之望也。民之戴商言民之戴我商家而望其拯救。蓋初征自葛之時。已欲其爲君以有天下矣。非出於一時之偶然。乘機射利而覬非所望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無垢曰。湯有慙德。仲虺致臣子之心。忠愛之義。以安慰之。佑賢輔德。顯忠遂良。此久存之道也。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此必亡之道也。今湯伐桀。宜犯兼攻取侮之失。然而猶有說者。因天下之心。而吾無所私也。又曰。君子獨立。小人成羣。君子寡助。小人多朋。其主張扶持。全在人主耳。佑輔顯遂。此蓋欲湯主張扶持。不使小人害之也。

蕭氏曰。君不能以禮待臣。則忠者不得盡其心。君惡聞其過。則忠者無所盡其言。是雖有忠臣。沈默而不聞也。故於忠則顯之。良者不爲惡者也。有以遂其志。乃能有成。故於良則遂之。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無垢曰。夫懷慙在心。則惡念斷絕。善路分明。是湯以慙之故。力行善道以寬之。則德日新矣。使湯以得天下。無復顧憚。惟己所欲。則志自滿矣。德日新。則萬邦感之。無不懷念。志自滿。則雖骨肉之親。亦不親附之矣。

東萊曰。聖人之德。常運而不息。則日新。然湯苟以慙忤之念。停於胸中而不化。則於德有所雜。雜則止。

止則不能日新。蓋曰：湯於此，正當日新其德，以大其功業，豈可留慙忸之念。王愬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無垢曰：大德謂廣大不自狹之德也。恐其每事如征伐之大過，故戒之以建中于民，欲其爲可常行之道也。恐其處事盡如征伐，故戒之以義制事，恐其盡變前日，不邇不殖之節，故戒之以禮制心。夫湯之征伐，以濟一時之務可也，豈可以垂裕後昆乎？垂裕後昆，豈以造廣大之地爲可行之事，必處事以義理而不任情，必處心以禮法而不縱欲可也。儻惟一事有悖於此，開基創業，旣已不正，子孫其何所不爲哉？又曰：仲虺之戒，所以俟其不慙之後，自足之時也。恐其自足之時，遇事自足而任情，處心自足而縱欲，故汲汲以子孫爲言，人之不可保如此也。湯且不可保，而況其他乎？

張氏曰：抗之以高明，則絕物；抑之以卑晦，則失己。然則中也者，其天下之本歟？湯之於民，必曰建中，蓋以此矣。養生於心，以之制事，則事得其宜；禮自外作，以之制心，則心不至縱。治外者，必以內爲之主；治內者，必以外爲之主。此內外交治之道也。湯之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在此道也。

東萊曰：湯當此，正宜勉明大德，以立民極，豈可常留慙忸而不化，以怠其業？且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古人論事，精詳悉備。正如易旣言敬以直內，又言義以方外，制事制心亦如此。本原旣深，則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自然垂裕於後世子孫。

子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無垢曰。有慙德則不自足。故好問。惟好問則深體物情。故每見其有餘。自足則無忌憚。故自用。惟自用則不恤下情。故每見其偏狹。嗚呼。誰知慙德。其用乃如此之大乎。孔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蓋人之不怍。則無可救藥矣。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蓋人而無恥。則無復成人矣。怍恥卽慙德也。仲虺前言。所以安慰者。欲其不自沮也。後言所以警戒者。欲其不忘慙德也。抑揚予奪。有禹治水。周公兼夷狄。孔子作春秋之用。非力學者。不足以見仲虺之心。

東萊曰。人以爲有道德。則敬之。非所謂自得。惟自得師。則真可王矣。謂人莫己若。則孤峭特立。傲然處萬物之上。焉得而不亡。好問天下之善。皆己之善。豈有不裕。自用一己之能。有限。豈不爲小。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無垢曰。禮者敬而已矣。敬則明。不敬則昏。敬則仁。不敬則暴。有禮自取殖立。昏暴自取覆亡。天之道昭然如此。惟以敬德不敬德爲慎。故是以欽崇天道。夫如此。則無所不用其敬。而極其至於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不愧屋漏。不欺闔室。明不歉於天地。幽不負於鬼神。而天命永保矣。

張氏曰。殖德所以福善。除惡所以禍淫。福善禍淫。天之道也。惟能殖有禮。覆昏暴。所以能欽崇天道。惟能欽崇天道。則天命可以長享矣。故終之以保天命。

荆公曰。禮者天之經。地之義。治道之極。疆國之本也。人君之所殖。孰大乎此。陳氏曰。慎厥終。惟其始者。謂有商之治。自今日始。不治亦自今日始。

東萊曰。欽崇天道。亦如勅天之命。惟是惟幾。欽崇便是天道。天道便是欽崇。正是尊德性。永保天命者。永欽崇則永天命也。君之德日新。則民之德亦日新。此萬邦懷也。又曰。有禮則殖。昏暴則覆。天之常也。

林氏曰。仲虺又嘆而總括其義。以湯之始也。既能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以成其王業。豈有他哉。惟慎厥終。亦如其始。則盡之矣。能自得師。以日新其德。此慎終如始之道也。既慎終如始矣。又能於有禮則封殖之。於昏暴則覆亡之。以終其推亡固存之義。則民將永受其賜。此蓋天之道也。天道如此。而我能欽崇。則天之所以命我。以休歸者。可以永保矣。商之宗社。所以傳祚數十世。凡歷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其天命之永保者如此。其原則自夫湯之日新其德。以慎終如始者。則自夫仲虺之諄諄告戒。然則仲虺之相成湯之功業。殆與伊尹相配矣。是可以深嘉而屢嘆也。若賈誼過秦論曰。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爲家。殺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何也。仁義不施。而攻之勢異也。其意謂攻之可尚詐力。而守之必資夫仁義。秦以詐力攻之。而不知以仁義守之。故至於亡。此說不然。夫以詐力而攻之矣。則其所知者。詐而已矣。豈能復以仁義守之邪。觀仲虺之語。其始言湯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以至於克寬克仁。見其所以克夏者。以此。此篇終言德日新。萬邦惟懷。以至於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言其所以守已成之業。以祈天永命者。亦惟如此而已。由是言之。攻守豈有異勢哉。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咎單作明居。

無垢曰。湯既歸夏。萬方皆來朝賀。其中豈有無慙德者。俱北面事人。今一旦歸心於一方伯。使逐其君於深僻之地。而推戴人臣。以據其位。乃共北面以臣事之。能無慙乎。湯又以仲虺之言。慰安諸侯。挽其慙德。共轉入於爲善之路。所謂與人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歟。

林氏曰。亳者湯之都也。既除桀之暴。則不復都夏之故地。而必歸亳。本其王業之所興。湯歸于亳。諸侯則皆朝以見新君。不可以無告也。又曰。馬融曰。咎單爲湯司空。作明居。明居民之法。一篇大意分明。無可序者。如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無逸。作立政之序文。惜乎其亡矣。

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

無垢曰。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今誥萬方曰予一人。是湯以天子自處。而朝諸侯矣。

張氏曰。蓋衆不能以制衆。制衆者寡。故稱予一人者。所以對萬方有衆言之也。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

無垢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受福。不能者敗之以取禍。然天地能生之。所以成之者。在人主而已矣。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使一世率性以行。而能各安其道理者。非人主有以造



化之民。其能自至於此哉。古之聖王。以身教化之。以學校長育之。以風俗漸染之。使皆不失天地之中。而順其常性。以歸於善。孟子所謂性善是也。又有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墻下之桑。使之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各安其道。而不流於放僻邪侈之路。豈不盛哉。

張氏曰。人雖有恆性。不能自若。故順而道之者。君也。不逆其所有。不強其所無。因嚴而教之。敬。因親而教之。愛。此之謂若。有恆性。能若有恆性。然後能克綏厥猷。猷者道也。以作則有就。以止則有守。無非道也。天道降衷于民。保而安之者。君也。使之利其仁。樂其義。陶陶然歸於日新者。此之謂克綏厥猷。

東萊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便是天命之謂性。若有恆性。是率性之謂道。克綏厥猷。惟后。是修道之謂教。天之所賦者。命。人之所受者。性。子思言修。此言綏。修者裁成之。綏者安養之。互相發明。因其所受。以修之。綏之。

夏王滅德作威。以數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無垢曰。桀雖爲君。不能使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之道。而自殘滅其德。以作凶暴之威。大布虐政於萬方百姓。皆失其天地之中。而逆其常然之性。率遏衆力。率割夏邑。使民皆不安其生。其凶害之及於人。有如苦菜之荼。蛇虺之毒。不可堪忍。人疾困極。未嘗不呼天者。窮則反本也。民既不聊生。萬口一音。俯仰之間。號呼天地。所謂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也。爲人君。而使萬方之民如此。不亡何待乎。

張氏曰。陽爲德。陰爲威。威盛而無德。以將之。非所以爲威也。

東萊曰：德者人之本有，以私欲而殄滅之，故云滅。威者性之所無，以私欲而強作之，故曰作。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人君者，天下之原，其勢甚利，其君既作威，則其酷虐自然廣布于萬方百姓，而無一人不懼其惡。

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

無垢曰：善卽福也，淫則禍也。此天道之自然者。夏王滅德作威，敷虐萬方，此卽惡之最淫者。善有感召，惡亦有感召。糞穢自招蛆蠅，梧桐自招鸞鳳，非有驅而主之，淫之所招，淫萌于心，形見于外，外之可惡者如此，則吾心中之所蘊蓄，蓋可見矣。細察人事，以下吾心，萬不失一，是降災于夏者，所以彰滅德作威，敷虐萬方之罪也。天生一桀，又生一湯，是桀之作淫，天固生湯以待之也。使桀改過，天命歸桀，湯不失爲忠臣，使桀不悛，天命歸湯，湯將天命明威，亦豈敢以私赦桀惡乎？然則何以知天命明威之在我乎？天出災異以警桀，民心戴商而不回，此天命之所在也。

張氏曰：善者福之所集，淫者禍之所加，天之道也。天道在于福善禍淫，故降災于夏，以彰厥罪，則禍淫可知矣。禍福無形，災祥有迹，自天而言之，則謂之禍福，自人而言之，則謂之災祥。於天言禍淫，於夏言災祥，此其別也。又曰：明者言天之彰有德甚明也，威者言天之討有罪可畏也。命有德，討有罪，莫非天命，將之者，在人而已。

伊川曰：或問福善禍淫如何，曰：此自然之理，善則有福，淫則有禍。又曰：天道如何，曰：只是理，理便是天。

道也。且必說皇天震怒。終不是有人震怒。亦只是理當如此。又問。今人善惡之報如何。曰。幸不幸也。東萊曰。方天下被桀之虐。聳然畏懼。若泰山之壓。其勢不可支。威虐之極。百姓共怒。以怨於桀一人。而告于上下神祇。降災於夏。而桀至此。亦不可道天之罰。

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無垢曰。湯之玄牡告天。請夏之罪。與元聖戮力。請民之命。豈行陰謀而私一己哉。

張氏曰。伊尹以先覺先知之才。自任以天下之重。是其所以爲元聖也。湯之伐桀。必賴伊尹以爲之相。故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無垢曰。天之於民。愛之如子。有撫綏之者。則以爲后。有殘虐之者。則謂之讎。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其尊高之稱。在史謂之帝。在經謂之王。今以虐民之故。一旦斥逐。謂之罪人。不復有帝王之稱矣。桀謂之罪人。紂謂之一夫。吁。可畏哉。欲得天者。當得民。欲得民者。當布仁政。使天下之人。悅樂而無憔悴不滿之心者。此天與之也。其可忽哉。

薛氏曰。天命有信。視民所與。則殖之。所不與。則蹶之。若草木然。民所殖亦生。不殖亦死。

張氏曰。草木者。天生之人。殖之。非天所生。則民不能殖。蓋人非天不能因故也。非民所殖。則天不能成。蓋天非人不能成故也。湯之興也。天與之。民立之。

東萊曰。聖人知天於未見之先。衆人知天於已見之後。孚佑下民。蓋聖人知天於先。而至此果不失期也。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無垢曰。桀在上。則天下責望於桀。桀爲無道。積失民心。以至于亡。今桀既去。乃湯在上。天下移責望桀之心于湯矣。湯自顧放君之罪。已布于天下矣。使湯能副天心民心。則湯庶幾可以免禍。使湯偃然以英雄自任。上忽天下。忽民。民心將復思夏之賢君。則事又未可知也。此皆言湯慝德之發見也。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非飾辭也。湯之心誠是如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愒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無垢曰。此成湯慝德之發見也。見桀放逐。事至於此。無可奈何。湯雖欲奉桀爲君。不可復得也。徒悵念不善之不可爲耳。故戒諸侯。以無從匪彝。匪彝者。不法之事也。又戒以無卽愒淫。愒淫者。逸欲之事也。桀爲不法。爲逸欲。以自快耳。不謂昔爲天子。今爲罪人。昔者以天下爲家。今者以南巢爲避禍之所。嗚呼傷哉。不法逸欲之不可爲如此。惟各守法度。以承天之美耳。儻惟不然。事未可知也。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

無垢曰。若爾有善。我弗敢蔽。惟行加地進律之賞。使其善暴白于天下。胥訓胥傲。俾萬國咸樂於爲善耳。此慝德之言也。若伐桀之罪。有不合天意。當在我躬。我亦豈敢自恕。惟屏息待命。以聽上帝擇之察。

之耳。此亦慙德之言也。

東萊曰：天之心有善則福之，人君在中間，或蔽塞之，則天之福不得及於善，故凡爲君者，致天之命於民而弗蔽足矣，而已之有罪，亦豈敢拂天之意而自赦歟。

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無垢曰：歛天下之罪以歸于一身，湯方且俯仰進退之間，憂惶兢懼之不暇，其敢少肆乎。

王氏曰：此非謙而過厚之辭，乃誠然矣。萬方有罪，豈非天子不能治化，故然乎？天子有罪，萬方何與焉。嗚呼！尙克時忱，乃亦有終。

無垢曰：忱者信也。言之不足，故嗟嘆之，意以謂警懼之心，言之不盡也。使萬方庶幾能信我是言，則可以長保社稷，倘惟不信，其何恃乎？顛覆宗社，一身竄逐，如桀者，亦可爲戒哉。



# 尙書精義卷十七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伊川曰。孟子之意云。外丙二年者。以謂外丙年方二歲也。仲壬四年者。以謂仲壬年方四歲也。湯方有天下。衆心未定。乃立幼君。其可乎。故伊尹舍外丙。而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乃湯之適長孫也。東萊曰。湯崩以太丁外丙仲壬皆未立而卒。於是乃立湯之嫡孫伊尹。以太甲在喪次。便思求訓。乘其初之虛心故也。太甲此時其心爲何如。前雖有驕奢淫佚之行。至此必掃蕩無餘。而虛心願聞治道矣。此時格以大訓入其心。則其聽之必篤。雖久而猶有餘力。然則太甲既立而昏迷。至後克終允德。其所<sub>以</sub>誨而爲善。皆非淺淺者所可及。則其訓之之早故也。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於四海。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

嗣制官刑。傲于有位。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祇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按此篇經解。永樂大典原缺。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無垢曰。孔子之序三篇之意。而三篇之意。又各有所主也。上篇言所以放太甲。中篇言所以歸太甲。下篇言告太甲。所以爲長久計。此不可不辨也。庸如庸懋之庸。謂過惡也。思者悔也。思庸謂悔過也。以悔過而歸亳。既歸亳而又悔過。是其省前日之非。終不已也。人之爲惡。當其迷時。無所不至。及其既省。則過舊事而必驚。思故態而必沮。其悔至死而未已也。

朱正夫曰。放字當作教字。伊尹教太甲于桐宮三年。

張氏曰。太甲既立。不明者。言其德之昏也。夫惟其德不明。是以性蔽于內。物惑于外。是非取舍。不中厥理。雖湯之典刑。猶且顛覆之。此所以伊尹放之於桐者。將以匡救其惡而已。嘗觀伊尹在畎畝之中。雖一介之微。不以取與于人。非其道義。雖祿之天下。繫馬千駟。曾不爲之少動其心。則其所行。非特足以自信。而人信之。固有素矣。一旦以其君之不義。而放之天下。不以爲疑。大臣不以爲異。豈非其行義之素。信於人者。而能之乎。



東萊曰：放于桐宮，自迹觀之，尹無放君之理，使太甲居憂之義，遠朝政而不親，亦可也。使孔子捨尹之過，徇迹而言之，謂之無放君之事，亦無害于孔子序書。蓋聖人以大公存心，使千萬世不敢議其非。尹處湯沒之後，遭太甲之昏迷，亦不幸之甚。何有心于桐宮之放，亦不幸而爲是也。孔子遽筆伊尹放諸桐，非特足以見孔子至公之心，而尹亦非文過飾非之人。其放太甲之事，亦公天下爲心也。

太甲上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

無垢曰：惠，順也。阿，倚也。衡，平也。言伊尹有道，人君倚之以平天下也。夫倚之以平天下，其聰明識慮，必有以大過人矣。其可不委心聽之乎？太甲器質非君，天下之才，其所思所見，迥然與伊尹不相入。此所以不順於伊尹也。太甲之不順阿衡，是不順天命。阿衡之心，卽天命也。此伊尹作書，所以首以天之明命爲言。先王無一毫私慾，其心常與天通，一念慮之起，必三省於心而後行。此所謂顧天命也。一事之變，必取正於心而後斷。此所謂諒天命也。推顧諟之心，以承奉上天，天下地，右社稷，左宗廟，是於幽明之間，上下左右，無所不顧諟其心也。心卽天也。人有是心，心有是天。第人未之顧諟耳。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事天在存其心而已。存卽顧諟之謂也。又曰：湯之心，是與天同矣。爲人而心與天同，天下一人而已矣。大命不集于湯，而誰集乎？桀率遏衆力，率割夏邑。

其心紛然爲人欲所亂。日夜自絕于天。夫有一人絕于天。必有一人合于天矣。況大德者必受命。此自然之理也。桀之勞民甚矣。湯集大命以有天下。豈敢有絲髮擾之哉。撫綏之而已矣。湯有撫綏之心。而所以左右此心。以安天下之衆者。不無望于聖賢也。

張氏曰。先王於天之明命。顧之而不敢忘。諱之而不敢違。上以承天之神。下以承地之祇。中以祇肅於宗廟社稷。祇者敬之達乎外也。肅者敬之存乎內也。於上下神祇言承。於宗廟社稷言祇肅。亦互相備也。夫湯之德。足以昭升于上。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使湯足以簡代夏。而撫綏萬方也。

東萊曰。太甲當不明之時。自然與阿衡不相順。伊尹欲其善。反入於惡。伊尹欲其勤。反肆於縱。自然不順。

惟伊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伊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

無垢曰。伊尹見太甲。有欺疑之心。所以言我親見夏之先王君臣。所以有終始者。以忠信相與。而不面欺心疑也。後嗣君臣。所以無終始者。則以無忠信之心也。不欺者忠。不疑者信。君欺臣。臣每欺君。君疑臣。臣亦疑君。伊尹言此。是其放太甲之兆。未萌也。然則伊尹何其不幸歟。一出則放桀。再出而又將放太甲焉。此豈美事哉。人臣之大不幸者也。伊尹亦無如之何。又曰。祇爾厥辟者。以謂太甲宜端嚴尊敬。受此君天下之位。不宜輕佻浮躁。突梯猜慮。如閭巷下俚之態也。儻如閭巷下俚之態。是辟不辟矣。

其辱成湯莫大焉。伊尹諫戒深切如此。則太甲之無君道可知矣。又曰：天下之理，一念先入其中，則他念不入。一聞先入其中，則他聞亦不入。伊尹之言如此。太甲所以罔念聞者何也？以庸愚之念聞先入其中，故伊尹之言不念不聞也。夫其所謂庸愚者，則欲與縱是也。其心方得天下，將逞其欲，將縱其心，而苦言咨至，如何其念聞哉。

薛氏曰：王惟庸者，王當申而用之也。罔念聞者，心不是念耳，不是聽也。

張氏曰：忠信爲用而無缺矣。忠則不欺，信則不疑。君臣之間，能以忠信相與，至于不欺不疑，故其心德之同，不爲讒譖所奪，則能有終矣。相視君者也。君能以忠信而有終，則相亦惟終矣。其後嗣王則桀是也。桀不能用忠信，而罔克有終，則其輔相之人亦不用忠信，而罔終矣。夫君臣之相與，所以有初而無終者，非他道也。蓋以不用忠信而已。則嗣王之如此，不可不戒也。

東萊曰：伊尹前舉二段，好與不好底樣子，如此分明。嗣王豈得不戒，須當敬爾爲君之道。君不君，不特是自辱，又至於辱乃祖成湯者。伊尹至是，忠誠懇切，告太甲至如此。太甲方且以爲常事，雖聽伊尹言，似若無念聞也。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無垢曰：伊尹意言湯旁求得我，以開導汝。汝儻不聽，是先王之命將失墜於下，而汝社稷亦自顛覆而

不救矣。賢者不聽，則聽小人之言。小人之言進，宗社豈有安固之理乎？又曰：惟欲則奢侈無度，惟縱則思慮不審，儉德之說所以杜其欲，虞機之說所以救其縱。惟儉則可以爲長久之計，惟審則可以應天下之變。夫虞之射鳥獸，必先省夫矢，傳于括，括應于度，度者所射之物也。然後釋然舍去，所以百發百中。儻惟在此有絲毫不審，則在彼有霄壤之遠矣。豈有放心蕩意而天下自治者也？然爲儉在審，必有其要。欽厥止，則不期儉而自儉；率乃祖攸行，則不期審而自審。此又伊尹指太甲徑路，使之力寡而功倍也。

史氏曰：捨紛華而入枯淡，棄芻豢而甘藜藿，此人情之所不能安者也。前是而後違，朝行而夕改，始勤而終怠，其不能爲遠謀者必矣。慎之于初，而使之無僞；懷之于久，而使之不易。率吾自然之性，有加無已。此中材之主，所當知者也。伊尹所以望太甲者如此。

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無垢曰：言未克變，是太甲心雖省悟，然心不勝欲，所以欲變而未能也。伊尹見其未能，非言語所能救也。當造化以驅除其惡，使之一變而歸于道焉。此豈小夫淺識所能究其萬一哉？又曰：所謂習者，乃氣習之習，是其生也。適稟天地之惡德，受陰陽之乖氣，其爲不義，亦性情所不能自己者也。使聖人無造化之術，則亦何貴于聖人哉？其造化之術如何？伊尹乘欲變未能之幾，乃使不近于弗順義理之人，以絕其爲惡之萌，放之於桐宮，以起其悲愴之心，密邇先王其訓，以發其仁義之性。蓋人之爲惡者，非

有苦楚之。則其惡不去。先王所以有墨、劓、剕、宮之刑。有桎、桔、徽、纆之法。以戕其形體。以苦其心志。不如是惡氣不殞。善心不生。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無垢曰。王未克變。言未變非不欲變也。力不能爾。然而小人在側。惡習在前。則又忘之矣。是欲變之時。乃允德也。允德者。誠心發見也。惟徂桐宮居憂。悲哀哭泣。以愴其心。衰絰苴麻。以慘其氣。茹菘食粥。以沮其驕。則前日欲變之心。曠然大明矣。是不徂桐宮。不居憂感。則前日欲變之心。不能終也。既終允德。爲如何哉。乃知成湯之心。乃見伊尹之用。乃愴昔時之失路。乃喜今日之自新。形色言語。一皆順理。動容啓處。一皆不變。伊尹之功。其大矣哉。

張氏曰。人性未嘗不善。其所以不善者。非性之罪。習使之然耳。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太甲之所以不義者。習以成性而已。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鬮于亳。

無垢曰。太甲元祀十二月朔卽位。至三祀十有二月朔。是三十有六月矣。此以知太甲雖服闋。猶在桐宮也。至三祀十二月朔。乃商家正月朔也。然後奉之以歸。

東坡曰。湯放桀。伊尹放太甲。古未有。是皆聖人不得已之變也。故湯以慙德爲法。受惡曰。此我之所甚。

病也。亂臣賊子。庶乎其少衰矣。湯不放桀。伊尹不放太甲。不獨病在一時。將使後世無道之君。謂天下無若我何。此其爲病與慙均耳。聖人以爲慙已。以救天下後世。故不得已而爲之。以爲不得已之變。則可以爲道固當爾。則不可使太甲不思庸。伊尹卒放之。而更立王。則其慙有大於湯者矣。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無垢曰。前日天下失太甲。皇皇然惟恐無君。正以兩貴不能以相事。兩賤不能以相使。是民非君無能相正以生也。此言天下之心也。前日太甲在桐宮。形單影隻。無有親附。四海之內。其誰與歸。是君非民。罔以辟四方也。此太甲之心也。今太甲復歸朝廷。天下知有君可依。自上方有生路。其喜爲何如。太甲知民復歸往於我。自此吾得以號令天下。其喜爲何如。是伊尹一舉。旣消天下怨忿之心。而生其愛君之意。又曰。聖人以人合天。不委於天。以義斷命。不委於命。聖賢第知人事與義理而已。安肯不少假造化。使其自治自亂。而一委於天命乎。伊尹之意。以謂太甲不悔過。是天意不佑商家也。今旣悔過。乃天眷佑之意未已。此亦開慰太甲之意爾。聖賢所學。方欲造化天地。豈有一聽於天命之理乎。張氏曰。民得君則治安。非后則無能相正以生矣。君得民則可與守邦。非民則無以行法於四方矣。君民之相須也如此。則太甲方其不明於德。伊尹營桐宮以放之。及其克終允德。則伊尹以冕服而奉之。其放也。其奉也。伊尹豈容私意於其間哉。盡其愛君之誠。以聽命於天而已。此嗣王之克終厥德。而伊尹所以歸之於天也。

東萊曰。民非君。則強陵弱。衆暴寡。民無以爲生矣。后非民。則無以爲君於天下。此見伊尹之心。謂君民本一體。不可以須臾離。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無垢曰。太甲未悔以前。善言能聳動之。而不能使其深入。既悔之後。伊尹譬歎嘲笑之間。皆注乎太甲心術之內。如箭破的。如喙受啐。心中其言形動于外。蓋天機自然。不得而已。拜手稽首。豈虛爲禮文哉。誠有不得不然者耳。夫轉不惠惟庸未變之心。一旦而爲拜手稽首。亦可以驗伊尹之所學矣。豈特可以驗伊尹之所學。善惡之在心。其形狀亦可卜也。向者惡注乎心。使之聞懇切善言。其倨傲乃如此。今也善注于心。略聞善端。其尊敬乃如此。是善惡外見。又可於儀容間卜之矣。又曰。自謂有餘者。小人之態。常若不足者。君子之心。伊尹前日告戒之幾。太甲已得之矣。猶自以爲不足。而渴聞如此。是其志豈止欲爲悔過之君而已乎。其爲善之心。何其遠且大也。

張氏曰。耳之於聲。目之於色。口之於味。鼻之於臭。無非欲也。先王以人之有欲。於是爲度以防之。惰其情貌。弛其支體。無非縱也。先王以人之有縱。於是制禮以防之。欲而無以節之。則至於敗度。縱而無以操之。則至於敗禮。敗度敗禮。其爲罪大矣。天作孽。則修德而可以禳。故曰。猶可違。自作孽。則在己有以致之。何有逃乎。故曰。不可追。太甲以謂既往之失。雖不可追。而將來者。尚可圖之也。然則太甲之所以

克終厥德。豈非伊尹之力歟。

東萊曰。太甲不明之初。視欲與縱。爲安泰恬愉之地。視度與禮。反若荆棘束縛。然此時惟恐欲之敗度。縱之敗禮。旣明矣。乃知度與禮。自有安泰恬愉之地。欲與縱。乃荆棘也。故惟恐欲之敗度。縱之敗禮。以速戾于厥躬。言自得罪也。天作孽。猶可遠避。如天下水火之災。人皆得以逃之。至於自身作罪。則身自被其害。一身之間。何所逃哉。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後我后。後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斃。

無垢曰。人平生立志。必有所準的。然後可以成功。如人之學射。必先設的于彼。然後吾正內志。直外體。審固弓矢。手布準繩。足踏規矩。念念于的。日日于的。時時于的。如此則百發百中矣。舜不以堯爲的。不能成重華之功。禹不以舜爲的。不能成文命之功。湯不以禹爲的。不能成表正之功。以至孔子。不以周公爲的。何以集大成。孟子不以孔子爲的。何以傳正統。太甲將欲懋勉允德。安得不以成湯爲的。視乃烈祖。蓋使視之爲準的也。又曰。太甲前日縱欲時。則忽祖宗。亡臣民。所視者。皆目前之快。而不爲萬世之計。所聽者。皆淫逸之言。而不知仁義之說。是孝恭聰明。皆爲縱欲所昏矣。今旣悔過。縱欲已除。如浮雲開而白日自皦。塵垢去而軒鑑自明。孝恭聰明。盡皆發見。以奉祖宗。則此心爲孝。以接臣民。則此



心爲恭。所見者高遠。不與凡俗同。是此心爲明矣。所聽者仁義。而與巧佞合。是此心爲聰矣。

東坡曰。顏淵問仁。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視聽期于聰明而已。何與於禮。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是禮也。何與于仁。曰。視聽不以禮。則聰明之害物也。甚於聾瞽。何以言之。明之過也。則無所不視。扶人之私。求人之所不及。聰之過也。則無所不聽。浸潤之譖。虐受之慙。或行焉。此其害。豈特聾瞽而已哉。故聖人。一之以禮。君臣上下。各視其所當視。聽其所當聽。而仁不可勝用也。

史氏曰。人臣以勉君爲訓。則必論修德之方。人君以成憲爲法。則必有爲德之效。昔伊尹既復政厥辟。懼其弗克厥終。誥誠之辭。何其至哉。謂孝恭聰明之四德。皆成湯之所常行也。吾能勉其未至。先世易忘。奉之則思孝。卑下易忽。接之則思恭。遠者蔽而難察。視惟用其明德。言苦而難入。聽惟用其聰。易者不以爲易。難者不謂其難。惟先王成憲是效。然則豈惟措人君於無過之地哉。成德之效。爲人臣亦與有榮焉耳。

張氏曰。治天下國家之道者。未有不白其身始。此伊尹之告太甲。所以先言修厥身也。能修厥身。使允德協于下。然後可以爲明明后也。內足以自信。外足以使人信之者。允德也。君子之德。升則上合乎天。降則下合乎民。允德協于下者。言德之降。而下合於民也。困則不能以自興。窮則不能以自達。子者所以親愛之也。惠者所以周濟之也。困窮者。猶子惠之。則其餘可知矣。惟其能子惠困窮。此所以得民之心。能得民之心。此民之所以服厥命而罔有不悅也。又曰。高其目而所視者遠。然後可以爲明。下其

耳而所聽者德。然後可以爲聰。孝恭足以盡己之性。聰明足以得物之情。則王之盛德充實於內。而其美不可以有加矣。

東萊曰。明與聰。自有本然之聰。本然之明。惟視遠聽德。然後爲本然之聰明。人之能視近而不能視遠。以物有以蔽之也。惟物不能蔽。則能視遠。能視遠。則本然之明見矣。人之所以不能聽德。以物有以雜之也。惟所聽非物。而非禮勿聽。然後爲聽德爲聰。則本然之聰見矣。

# 尙書精義卷十八

太甲下

伊尹申告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

無垢曰。敬而非誠。則不能格天。愛而非誠。則不能感人。誠而不用於愛敬。則不足以繼祖宗。伊尹之意。以謂太甲悔過。其誠然邪。其亦免禍而勉強邪。人心之難知也久矣。伊尹於太甲中篇。戒以允德協於下矣。又於愛敬之外。加以誠字。允卽誠。誠卽允也。使太甲不誠。則是憂苦之中。愈生姦詭。其何補乎。使太甲一出於誠。則皇天萬民祖宗。皆得所託矣。又曰。與有德之人。是與治同道也。雖亂必興。與無德之人。是與亂同事也。雖治必亡。其始與君子也。多出於抑情。抑情者易怠。其終與小人也。多出於快意。快意者無窮。以易怠之心。而君子以直道正之。每見其拂違耳。及快意之時。而小人以邪道悅之。每見其遜順爾。此所以始悅於君子者。終入於小人之術也。慎厥與。非安禮義之君不能也。知禮義則其心常明。任血氣則其心常昏。終始與君子。日遊禮義之中。其心明。有如日月。曰明明后。豈欺我哉。

東萊曰。敬是天之理。仁是民之心。誠乃鬼神之德。兢兢業業。無貳爾心。蓋兢兢業業之心。卽天之心。故克敬方得天之理。自然相親。四方九州之廣。本不可以智劫力求。惟以我同然之心。感彼同然之心。故自然

常懷鬼神之道。本自有誠。如中庸言。鬼神之德。其至矣乎。至言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故惟克誠。則自然來享。又曰。大凡與治世同道。無有不興。使今日之治。如堯舜之世。則安得不興。與亂世同事。無有不亡。使今日之治。如桀紂之世。則安得不亡。

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尙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

無垢曰。夫上帝尊居宸極。而日月星辰。皆有紀而不亂。先王尊居九重。而朝廷邦國。亦有紀而不亂。是人主卽天帝。使人主在天。則爲上帝。使上帝在人間。則爲先王。克配上帝。義蓋如此。人主其可自輕乎。然而有德則尊。無德則賤。尊則同於上帝。賤則等于匹夫。千官在列。萬玉同趨。此堯舜禹湯之所以爲尊也。放于南巢。懸于白旗。此桀紂之所以爲賤也。悲夫。人主本同於上帝。乃卑賤至於若此。然則有天下者。其於愛敬誠之三字。在己可不自強。而求賢可不以此爲準邪。又曰。夫學不躐等。教不陵節。悔過而少見先王之心。未可止是而自欺也。其尙有事焉。第如登泰山而始升一級。適燕越而始進一步。耳。豈可止一級。遽自欺以謂泰山之頂。止一步。遽自欺以謂燕越之都乎。

張氏曰。若升高必自下者。告之使進德也。若陟遐必自邇者。告之使修業也。德欲崇。故以升高譬之。業欲廣。故以陟遐譬之。

穎濱曰。欲田甫田。則必自其小者始。小之有餘。而甫田可啓矣。欲來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旣服。

而遠人自至矣。苟由其道，其勢可以自得。苟不由其道，雖強求而不獲也。

范祖禹曰：孔子云：爲君難，夫知所難而後可以有爲也。傳曰：君以爲易，則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則其易也將至矣。太宗知守文之難，所以能有終也。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無垢曰：天下莫易革於有過之過，莫難革於無過之過。有過之過，見於行事，可以指陳。若三風十愆是也。無過之過，著於性情，雖聲色弗邇，貨利弗殖，而自謂賢聖，不容開陳，便已是過。惟恐有過者居己，則喜聞逆心之言，惡聞遜志之言。人之大情，逆則不喜，遜則樂聞。言逆于心，是正中吾之過也，必由其言以求吾所以不喜者，是何物也；既得其病，格而去之。過去言行，則大道見矣。言遜于志，是乃長吾之過也，必由其言以求吾所以樂聞者，是何物也；既得其病，亦格而去之。過去言止，則非道亡矣。於逆心處以求諸道，於遜志處必求非道，此乃痛自抑節，知吾心以謂逆者，乃善道也；吾志以謂遜者，乃非道也。又曰：夫人可欺也，心不可欺也。一人之心，天下之心也。不喜逆心之言，樂聞遜志之言，是自欺其心也。借是逆心之言，杳然不聞，而遜志之言，洋洋盈耳，不知其於暗室之中，屋漏之下，端居之時，夢寐之內，其心安乎？儻有分毫之愧，則元良之性，爲之障礙矣。

李泰伯曰：讒者沮善者也，諫者抑惡者也。名之諫者，皆知好焉，名之讒者，皆知惡焉。然而人主不免於信讒者，讒似乎諫也；復諫者，諫似乎讒也。君曰可用，臣曰不可用，不可之辭同，而情則異矣。用君子而

小人沮之。是謂讒。用小人而君子抑之。則爲諫。君子小人之心。恍惚而不可用。是讒諫所以亂也。好諫而不慎。則姦臣進。惡讒而不察。則正人退。世有信讒。則衆非之矣。懷諫則衆笑之矣。

溫公曰。孔子曰。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是故明君之於聽納。無彼我。無親疎。無先後。惟其是而已矣。若重我所有。輕彼所陳。信其所親。而疑其所賤。主先入之言。而拒後來之議。則雖有是者。亦不可得而見矣。夫人心之所好者。見醜而爲美。所惡者。見善而以爲惡。苟能平心察之。則是非易見矣。若必待合聖意。則悅而從之。不合則怒而棄之。吾恐讒諂日進。方正日疎。殆非所以增社稷之福也。

張氏曰。言之逆於汝心。則苦言是也。言之遜於汝志。則甘言是也。苦言則訐直而逆耳。甘言則媮順而可聽。言之逆心者。不可以私惡而拒之也。當求之於道。恐有道之言而反逆故也。言之遜志者。不可以私喜而從之也。當求之於非道。恐人亦非道而媚故也。心者。道之所寓。心之官不思。則或失其道。故有道之言。逆于汝心者。必當求之於道。然後知所從也。心之所之謂之志。心之本未嘗非道。其有所之。則或迷而失道。故非道之言。遜于汝志。必當求於非道。然後知所違也。又曰。仁善謂之元。甚善謂之良。一人元良。則在我者。順性命之理。而無違矣。故萬邦化之。莫不各正其性命。此之謂萬邦以貞。蓋萬邦之所以取正者。在於一人故也。

王氏曰。遜。順也。有人之言。雖於汝心爲逆。必於道理中求之。恐其合於道而有益也。有人之言。雖於汝

志爲順。必於非道理中求之。恐其不合於道。而有損也。

東萊曰。大抵逆順之言。須以禮觀。方知是非。且觀逆耳之言。有不合理處。要知合處多。不合處少。遜志之言。有合理處。要知合處少。不合處多。求之于己。非說便以逆耳爲是。遜志爲非。但於逆順求合於理。然後爲當。伊尹之言。自有言外之意。如逆耳之言。但以理觀。不可以一己之私。遂以爲非。遜志之言。亦以理觀。不可以一己之私。遂以爲是。此伊尹所以言其無我之意也。又曰。弗慮則安能知理。弗爲則安能有成。太甲之自怨自艾。此慮而能獲也。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無垢曰。君一失其道。則天下不安。宰相一失其道。則天下亦不安。今太甲所可憂者。矯激太過。將有辯言亂舊政之事。使天下不安。伊尹所自憂者。願位不去。將有寵利居成功之事。使天下不安。使太甲知辯言之可戒。而一守先王之政。使伊尹知寵利之可畏。而致政以歸。則太甲自此爲商家爲君之法。而伊尹自此爲商家爲臣之法。而天下自此將可永保爲太平之世矣。

張氏曰。舊政可由也。以辯言而亂之。則失其政。成功可退也。貪寵利而居之。則喪厥功。

東萊曰。雖然人君既知道。非不知先王之成法不可亂。惟辯言乃可喜處。所以慮其或蔽於可喜。人臣非不知成功不可居。惟寵利乃情之可喜。所以慮其或縱於可喜。此兩句雖是戒君。與伊尹自戒。亦是總言君臣之大體。

伊尹作咸有一德。

無垢曰。伊尹與成湯君臣之間。皆超然真有所得。上當天心。可以受歷數。而君九有。革夏政。夫一德之所在。天之所在。民心之所在也。有此一德。天必祐之。民必歸之。猶影之隨形。響之逐聲也。豈天私於我。我求於民哉。德之所在。理固然耳。夫成湯咸有一德。而至得天下。夏桀弗克庸德。而至失天下。然則吉凶在人。災祥在德。復何怨尤哉。又曰。夫有堯必有舜。有舜必有禹。有湯必有伊尹。猶天必有地。陰必有陽。日必有月。有一德之君。必有一德之臣。此自然之理也。自堯舜禹湯文武以來。其所以巍巍赫赫者。則亦有所得。非勉強而能爾也。然湯學於伊尹。其一德雖湯所固有。乃伊尹指而示之也。伊尹天民之先覺。覺者一德也。湯與伊尹。皆有此德。故足以幹旋天命。變堯舜之所爲而不疑。其見於用也。取民於水火之中。而處之堯舜之世。一德爲用。其如何哉。伊尹旣用此以放桀。又用此以放太甲。而使之以悔過中。超然有得。嗚呼。一德之用。其大矣哉。

東坡曰。或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是也。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達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豪末於此矣。

張氏曰。道一而已。散而爲德。未始不一也。是故入乎一。則道將得。出乎一。則道將失。然則君臣之德。豈可以二三而不一乎。雖然。有一德之君。必須一德之臣。以爲之佐。有一德之臣。必賴一德之君。以爲之主。君臣之間。所以貴於咸有一德。然後道同志合。而政治立矣。此伊尹之將告歸。所以作咸有一德。以



陳戒於太甲也。太甲首嘗居憂。而在亮陰之間。則天下之政聽於伊尹矣。至于三年之喪畢。此伊尹所以復政厥辟也。將告歸者。蓋功成不居。將致政而歸也。

東萊曰。太甲悔過。既力入道。既深。故伊尹於此篇。講究實理。以入道之極處告太甲。自古以來。前聖入道。各有自得處。在堯舜禹。則謂之執中。在伊尹。則謂之一德。在孔子。則謂之忠恕。在子思。則謂之中庸。在孟子。則謂之仁義。皆所以發明前聖之所未明處。故此篇前後都說一德。天之難信。以其命之不常也。德之常不常。則位之保不保。在反覆手耳。大抵造道之深。其言不易發。故伊尹必先以天爲言。而重其事。亦欲起太甲之敬心也。

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無垢曰。爲人臣如伊尹。亦可謂不幸矣。使君如堯。伊尹如舜。可也。使君如舜。伊尹如禹。可也。今乃不然。一出於桀爲君。乃相湯而伐之。此豈美事乎。再傳而太甲爲君。乃身自放。亦豈美事乎。其不幸有如此者。使太甲悔過復政之後。伊尹不去。其有待邪。又曰。高哉伊尹。既不使人主有殺功臣之惡。又使人主有人德之門。進退裕如。不見其失。功滿天地。而心不有德。垂億載。而心不怠。放君迎君。而心不悔。釋位而去。而心不疑。人臣如伊尹。其亦難哉。

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

無垢曰將恃天乎。天則難諶。將恃命乎。命則靡常。不可恃也。天雖難諶。而吾德可諶。命雖靡常。而吾德有常。使吾有常德。則可以變易造化。闔關陰陽。天命豈不爲吾德之聽乎。故常厥德者。保厥位。而厥德匪常。九有必亡也。

張氏曰。詩云。天難忱。斯周公曰。天不可信。所謂天難忱者。以其命之靡常故也。天雖命吉矣。不能應之以德。則有時而凶。天雖命凶矣。能修德以禳之。則有時而吉。此天命所以爲靡常也。常厥德。則其德一矣。不常厥德。則其德二三矣。德惟一者。動罔不吉。此所以能保厥位也。德二三。動罔不凶。故雖九有。亦至於亡。言九有以亡。則不能保位可知矣。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無垢曰。夏王不知講學。爲人欲所亂。故其德不常。所嚮皆惡。動皆負於幽明。幽則慢神。明則虐民。天豈欲以多欲之主。偃然在民上。爲天下君乎。蓋德卽天也。夫一德之所在。天之所以在也。非一德之外。別有所謂天。而天之外。別有所謂德也。又曰。天方厭惡夏王。眷求一德之人。付以歷數。爲天地神明之主。而伊尹與湯。皆豁然悟入天理。超然直有所得。上契天心。蓋伊尹與湯之心。卽天之心也。民之心也。以天之心。故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民之心。故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張氏曰。桀德不常。幽則慢神。而神怨之也。明則虐民。而民讎之也。孔子曰。敬鬼神。則神非可慢也。又曰。

寬則得衆。則民非可虐也。今夏王弗克庸德。而慢神虐民。非特神民之所不與。而皇天且將不保矣。啓者所以開導之也。迪者所以導達之也。天之命人。常在于人爲之後。謂之有命。蓋言其德足以有命。此天之所以啓迪之也。睿求一德。俾作人主。蓋惟一德爲能有命故也。可則因。否則革。桀之暴德無道。其政非可因也。革之而已。

史氏曰。有一聖人起。必有賢人爲之偶。何也。天將以天下託聖人。顧其事甚重。而不能諄諄以告之。故又以聖人託於賢。俾致其命焉者也。夏桀弗類。天擇其主。而託之者甚急也。天欲以天下託于湯。是以先以湯託於伊尹。伊尹知之。故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非予覺之而誰。是蓋知天有以命之也。命之至。天不容以言傳。伊尹不得以言受。然動靜語默。不啻影響之應者。天以心傳。伊尹以心受也。

東萊曰。德者。天地神明之所同然者也。惟夏王弗克庸德。則自然慢神虐民。天自然不保。此言視幽明人已爲二。皆是德之反。未信德之正也。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占。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無垢曰。無心于求天。而天祐之。無心于求民。而民歸之。天非私我也。以天心在此。天雖欲外吾心。不可得也。我非求民也。以民心在此。民雖欲外吾心。亦不可得也。是一德者。乃天與民歸之機也。或者於此

心之外。別求天祐。於此心之外。別求民歸。是不知本者也。蓋此心卽天心。非此心之外。別有天也。此心卽民心。非此心之外。別有民也。又曰。一者天理。二三。人欲。天理無往而不吉。則以其體卽吉也。人欲無往而不凶。則以其體卽凶也。所得在天理。舉天下不得以亂。故一所得在人欲。注於東。則已奔于西。注於此。則已分於彼。非一之外。別有吉。非二三之外。別有凶。一則吉。二三則凶也。在人謂之吉凶。在天謂之災祥。夫一卽吉卽祥。二三卽凶卽災。是吉凶不僭。在人如何耳。天降災祥。在德如何耳。古之論福者。乃謂信義。而詩人之歌福履。則曰。后妃逮下。是逮下有福。非逮下外。別有福也。信義乃福。非信義之外。別有福也。

史氏曰。天人以無常。觀聖人之心。聖人以有常。得天人之助。天人無心。視聖人如何而應之耳。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天固無常者也。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民固無常者也。聖人其可不汲汲於修德。而求其無常也哉。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此聖人有常之德也。修我有常之德。而應彼無常之理。自然幽明之間。不期於天祐。而天自祐。不必于民歸。而民自歸矣。然則天豈容私。民豈可求而得之邪。

張氏曰。天無私親也。所親者一德而已。民無常懷也。所懷者亦一德而已。皇天之所以眷祐有商者。非天私商而佑之也。蓋天之所佑者。佑其德也。民之所以戴商者。望之若大旱之望雨。非商求民而民歸之也。蓋民之所歸者。歸其德也。德出乎道者也。道一而已。則德不可以不慎。終於始。常而不變。此德之所以一也。一出一入。或作或輟。此德之所以二三也。夫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故德

惟一者。動罔不吉。德二三者。動罔不凶。吉凶者。災祥之始。災祥者。吉凶之應。於人言其始。故謂之吉凶。於德言其應。故謂之災祥。在人者先吉而後凶。所以誘之而使勸也。在天者先災而後祥。所以威之而使畏也。

東萊曰。惟其德一。則天也。人也。神也。周旋曲折。酬酢泛應。無非此一。故動則合於理。苟二三。則周旋泛應之際。不能一。故動則背于理。此所以有吉凶。所謂吉凶者。降災降祥也。合理與背理。便是吉凶。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按此條經解。永樂大典原闕。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無垢曰。夫成湯與伊尹。咸有一德。所以能至格天之治。令伊尹既告太甲。以一德之說。其求人材。可不以一德是準乎。不如是。不足以傳成湯。伊尹之心矣。此任官所以必惟賢材。左右所以必惟其人也。賢材而有一德。則在位在職者。皆精白而無他心。左右而有一德。則上自三宅。下至僕從。皆忠良而無邪心。如此精擇。則以爲臣之道。上在朝廷爲公卿。則當助成君德。下在有司百執事之列。則當膏澤斯民。其任匪輕。其責甚重。則人君之求賢才。左右不可輕易也。故曰其難。不可簡忽也。故曰其慎。一不難則小人朋來。一不慎則小人乘間。和則其容粹穆。一則其心開濟。以此求之。萬不失一矣。

張氏曰。庶官得賢才。左右得其人。則上可以致君。下足以成民。故次之曰。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美則將順。惡則正救。陳善以閉邪。獻可以替否。使君不失其聰明聖智之德。此爲上爲德也。教之誨之。輔之。

翼之使民不失其孝悌忠信之行。此爲下爲民也。上言爲德。則知爲民者行也。下言爲民。則知爲德者君也。伊尹嘗欲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則爲上爲德可知矣。欲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則爲下爲民可知矣。夫人臣之責如此其重。則選任不可不難。聽察不可不慎。

東坡曰。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動者不安者也。夫惟不安。故求安者而託焉。惟一者爲能安。天地惟能一。故萬物資生焉。日月惟能一。故天下資明焉。天一於覆。地一於載。日月一於照。聖人一於仁。非有二事也。晝夜之代謝。寒暑之往來。風雨之作止。未嘗一日不變也。變而不失其常。晦而不失其明。殺而不失其生。豈非所謂一者常存而不變故邪。

蕭氏曰。於身也。精進而已。於民也。樂推而不厭。此德之所以日新。

東萊曰。臣之所以爲上者。輔君德也。臣之所以爲下者。本不要役民爲君安撫其民也。豈亦是親君民爲一也。其難其慎者。慮小人也。難之慎之者。慮君子小人混然無辨也。惟慎擇其不善者去之。則吾之純一始見。惟和惟一。而皆爲君子也。惟君臣之間。和同無間。而展盡一心。此其所以爲一也。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無垢曰。有一德之君。乃能識一德之臣。是賢材左右之有一德。正在太甲先有一德。乃能識之耳。此伊尹所以反覆爲太甲言一德之說也。太甲悔過必有所得也。豈有無所得。遽能脫去縱欲。而克終允德。

乎。內磨琢以檢察。外切磋於師友。功深力到。一旦豁然。人欲斷絕。天理滋彰。一德見矣。一德既見。未發未令。見稱號譽以前。先王之祿已綏。烝民之生以永。則以先王之心。烝民之心。皆會于一德也。

黃成曰。貞而不變者謂之一。一者道之極也。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然自其一者視之。萬物莫不一也。故得夫一。則無往而不一。不得夫一。則物無以正其心矣。

東萊曰。德之運用。無常師也。主善便是師。善無常主。如仁義禮樂。皆非一也。然仁義禮樂之用。咸歸于一耳。此所以謂之協一也。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無垢曰。七世之廟。尚觀其德。萬夫之長。尚觀其政。况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其相須之急如此。其可自謂有一德。而狹天下之民。以謂不足與計乎。一德者。每見其不足。故有進法而無止法。孔子惜顏子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此真一德之用也。蓋匹夫匹婦。各有所見。儻四海之內。有一夫一婦。不得自盡其情。則吾之德。亦有所闕矣。伊尹始告太甲以允德。及其將歸也。又告太甲以一德。又告以求臣下之一德。其末又告之。以求四海之內。匹夫匹婦之德。此無他。猶富家老翁。平生所秘者。厥子罔知。及臨絕將死之際。盡出所未見者。兩手而付之。其意亦已切矣。伊尹將去。其付與太甲者。無餘蘊矣。太甲宜如之何。

張氏曰。后非民罔使者。兩貴不能以相使。君必得民。然後有所使矣。民非后罔事者。兩賤不能以相事。民必得君。然後有所事矣。然而爲上之道。常在乎并謀兼智。樂取於人。然後可以成功。則自廣狹人。於所當戒也。自廣則以己爲有餘。狹人則以人爲不足。自廣以狹人。則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于千里之外。使匹夫匹婦。不得以自盡。則民主其何以成功哉。民主之功。非一人之智力所能致。必在夫積衆智以成之者也。

史氏曰。所傳者遠。則其所積也必厚。所服者大。則其所行也必至。因所傳之遠近。以求其所積之厚薄。因所服之大小。以察所行之至否。其德與政。何以逃智者之觀察哉。伊尹勸太甲。以修德爲政之道。其激進之也如此。

東萊曰。君民之一體也。無自廣以狹人。君民既一體。苟自以爲廣。而以人爲狹。亦非一矣。雖匹夫匹婦之至賤。不得自盡。亦非一矣。如此。則人主無成功。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無垢曰。嗚呼。商家不可一日無伊尹也。久矣。伊尹雖告歸。朝廷有大務。人主宰相。所不能決者。想太甲父子。必就問之。古禮所謂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是也。及伊尹既死。死已既葬。朝廷之皇焉。意以謂有謀誰決。有事誰咨。有大患難。其誰憑藉乎。故咎單遂述伊尹平生法度。以告沃丁。使皇遵守也。



東坡曰。咎單作明居。司空之職也。舜宅百揆。亦司空之事也。禹作司空。以此考之。自堯舜至商。蓋嘗以司空爲政也。

伊陟相太戊。毫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

無垢曰。商家猶有堯舜之風。後世弗可及者。昔益有昌言。禹拜而俞之。禹有昌言。皋陶俞而師之。其雍穆揖遜之風。使人樂而不厭。今伊尹旣葬。而咎單遂訓伊尹事。毫有祥。伊陟乃贊于巫咸。其虛心克己。惟朝廷是憂。初之欲善之在己。過之在人。此堯舜之風也。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無垢曰。伊陟原命所載。皆恐懼修省之事。原。孔安國以謂臣名。是太戊贊伊陟。又命原以天變之事也。其間君臣答問。雖不得而知。想見不過君臣相戒。修德修政。以答天意耳。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

無垢曰。囂。皇甫謐謂在河北。或曰。今河南敖倉。余因遷都事。乃知桑穀之妖。轉而爲遷都耳。夫太戊占之曰。野木生朝。國其亡乎。是太戊不修德。必有亡國之災。惟其修德。所以止於遷都耳。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無垢曰。太史公云。仲丁崩。弟外壬立。外壬崩。弟河亶甲立。仲丁遷于囂。方一傳。至河亶甲。則又遷居于相矣。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無垢曰。太史公云。河亶甲崩。子祖乙立。河亶甲時。殷復衰。故又有遷都之變。而祖乙又遷于耿也。桑穀之祥。亦可畏矣。皇甫謐曰。耿在河東皮氏縣耿鄉。至耿爲河水所圮壞。又不安其居。此乃桑穀之祥。又發於河患也。

# 尙書精義卷十九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無垢曰。盤庚陽甲弟也。止一遷耳。而曰盤庚五遷何也。曰。湯遷于亳。仲丁遷于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圮于耿。至盤庚遷于般。通數爲五遷耳。何以孔子序書。指爲五遷乎。曰。此爲民咨胥怨言也。以謂自仲丁以來。一傳再傳。卽遷。至盤庚又遷。其遷不已。靡有定居。民心搖動。生理無聊。鬱抑不平。所以咨嗟而相呼。爲其遷之多。故曰五遷焉。

張氏曰。可與守常。難與適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凡民之常情也。是故樂因循而憚改作。居安逸而忘患害。一旦驟而告之以遷都之事。莫不咨怨於上。不適有居。是皆顧目前之利。而不慮禍敗之旋至。此盤庚之作。其丁寧告戒。見于三篇之書。觀其長慮卻顧。將以與民興利除害。則雖咈民以遷。而民至於咨怨。何足恤哉。咨形於言。怨在於心。所咨者非一人也。然則此盤庚三篇之作。將以開導訓之而已。王肅曰。盤庚何以不言誥。取其徒而立其功。非但錄其誥。

盤庚上

盤庚遷于般。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慙。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無垢曰。盤庚知民心憂感不從。於是呼衆憂之人。出誓言以告之曰。我先王祖乙。來居于耿。耿有水圯之患。是當遷矣。又重念自仲丁以來。四傳而三遷。民亦勞矣。儻不是之恤。而復遷都。是盡殺之也。故因陋就寡。邑居于耿。越七世而未遷。然而終不能相正。以生歲歲爲水作苦。其可不遷乎。儻因循苟簡。水害日深。民俗日弊。終至亡國而後已。盤庚雖意見于此。又不敢自以爲是。及卜之著龜。以考去留。而著龜所告。乃如我之意。以謂不可不遷也。

張氏曰。率之者。強之欲從己也。籲之者。和之使無怨也。其所以率籲衆感。必出矢言。矢直也。直言其和而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者。言我商家王天下以來。嘗遷而宅于此矣。湯之居亳。謂之從先王居。則商先王故居亳矣。今盤庚復自耿而徙居焉。不忘先王之居而已。先王之所以宅此者。蓋以重我民之故。使之違害就利。而卽於安寧之域。無至于死亡故也。爲卜以稽其疑。吉卜而可遷矣。今民反曰。卜稽其如我何。非特明不從於人。幽且不從于鬼神矣。民愚于此。誠所可誅。盤庚不誅而教之者。蓋以民迷日久。不可遽施以刑罰故也。

東萊曰。天下之怨。惟先順其意。使他心平氣定。然後善言可入。若不順他意。而必以至理逆忤其心。則彼悍然。且與盤庚作敵之意不暇。尙何以使之信其言。而從其遷焉。惟盤庚謂爾怨故是。我先王亦曾宅于此。了他之怨已息。方以正理導之。然未嘗固執。不知權變。可遷卽遷而已。我先王非不知水患之圯壞爾民。然而不肯使遷者。重爾民命。不忍盡遺害爾民之故。以此見因陋就簡。不能相正救。使爾往

就生處去。及我稽之于卜。如于我志。於是不得不遷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嘗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隳。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無垢曰。先王有故事。謂自成湯以來。皆敬慎天命也。敬慎天命。宜有定居矣。然自太戊。忽有桑穀之變。故仲丁遷于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圯于耿。而我遷于般。以繼湯遷于亳之舉。惟敬慎天命。儻天命有變。必遷都以應之。是敬慎天命。猶不常寧。況不敬慎者。其能常寧乎。蓋商家尙神。以謂歲有水患。是天不佑此邑。將有改卜之意。我當承天之意。勞苦遷都。以續天命。蓋既以遷都。則朝廷官府邑里民居。爲之一變。若新受天命者。此亦弭災變。移造化之一術也。若旱而徙市。醫而變氣之理同。其理亦微妙矣。矧能紹復先王之大業。若顛木之再生乎。蓋木已枯死。顛仆于地。其根生蘖。乃有再生之理。由隳新都也。儻或遷都。必有再生之理。則先王之大業。可紹復而不絕。四方可安定而不搖。嗚呼。天亦難知矣。而盤庚指以示人。若指涇渭之清濁。烏鵲之黑白。儼然不疑。其亦異矣。夫天下係人君之德何如耳。豈有居耿。天遽斷絕其命。遷般。天乃長久其命乎。此陰陽術數家說。誑惑愚蒙者也。而盤庚乃昌言之。蓋其意以謂耿蕩析離居之患。是天意不欲商居此地也。般都乃成湯與王之地。天之眷佑。其在此乎。

張氏曰。恪則欽之在于心也。謹則欽之在于外也。先王常奉天以遷都。今不從我以遷。是不承于古矣。不承于古。則不承于天。不承于天。則逆天者也。逆天者亡。夫天所斷制之命。我所不敢知也。不知天之

斷命則或至於流播殄滅。其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斃乎。蓋遷居新邑。然後足以更生。欲有顛木由斃之譬也。以不遷故。不克從先王之烈。則其遷也。乃能紹復先王之大業。上能順天命。下能從先王。然後足爲底綏四方。底綏四方者。致四方于安寧之地也。

東萊曰。耿邑所以水患。乃天命也。天之水患。圯壞耿邑。是天斷然命爾民。不得居于此。而遷于彼也。今乃不然。是不畏天也。天尙不能畏。況能從先王乎。今之耿邑。若一株朽木。如何會有生理。惟朽木中。別有一新萌芽。使土培之。乃可再活。今若卽居耿邑。如何活得。惟得新邑而都之。汝乃可生。天以此將永我命于新邑。乃能紹復先王之大功業。

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子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案此條經解。永樂大典原闕。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不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

無垢曰。自古先王。皆圖任舊人。不聽新進。其所舉事。皆以常舊服。不出私意。夫惟新進。好出私意。以變更祖宗故事。紛亂祖宗法度。故先王圖任在舊人。而不在新進。又曰。惟舊人。能宣先王德意志慮。故先王亦不敢少忽。每發一號。施一令。必反覆審證。必圖治安。必行永久。必便于民。必合于天地鬼神。而又詢之於公卿大夫。考之于卜筮。蓋無所不用其欽。故其言可以爲典則。爲法爲度。安有口過乎。號令不出則已。號令一出。則天下從動。怠者奮。污者修。鄙者寬。薄者敦。而四海之內。無不風移俗易。而大變。

矣。盤庚言我遷都之計已深思而熟慮。非出于輕易也。故凡見之於播告者。皆誠心實德之所在。可以一變危亂之俗。爲治安之世。一變目前之勞。爲悠久之安。特汝未之信耳。

張氏曰。經曰。無遺壽考。又曰。詢茲黃髮。則人君所與共政者。無非老成之人也。惟老成人。然後歷知古今成敗之迹。與之共政。則其智足以遠省矣。王播告之修。則其在外者不欺矣。不匿厥指。則其在內者無隱矣。於先王能圖任舊人。而又播告之以所修之政。而不匿其指意。則上之情。得以下達。君之德意。志慮。曉然在人耳目。而人知所從違矣。夫豈有背違於上。而不從君命以遷者哉。

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無垢曰。臣下無知敷宣盤庚之意。乃相與聒聒喧閤。造爲險膚之言。迭相唱和。略無事實。起者唱也。信者和也。唱之者。臣而和之者。民想見喧聒輕薄。如市井鬪鬪之態。甚可惡也。蓋小人欲鼓惑衆聽。其言不險。則不足以動小民。不膚。則不足以入小民。謂之險膚。其鄙俗儂囂。蓋可坐見。儂非我灼見天意。斷然自信。遂此遷都之舉。其爲汝搖撼如此者。能不蓄縮乎。今我儂惟汝含容不汝之制。使汝愈不畏我。是我若觀火之將燎原。而不可救也。救火者必撲滅。救此險膚者。必誅罰。使予不行誅罰之刑。而聽汝聒聒。不知畏憚。是我拙謀以成汝之過也。豈仁者之所爲乎。蓋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威不懲。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

張氏曰。險則不夷。膚則不中。言之循理則夷。反乎此則謂之險。言之由內則中。反乎此則謂之膚。不治

謂之荒。君有荒德。則臣不順命可也。今盤庚非自荒茲德。則在我者。蓋以無過。而汝乃聒聒起信險膚。不肯從我。以遷。則其曲爲在彼矣。夫人情大可見。汝之含德。不惕予一人。觀其肝膈。已在面目之間。灼然可見。故曰。予若觀火。言其情僞。是非之不可逃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不乃敢大言。汝有積德。案此條經。永樂大典原闕。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無垢曰。譬若醫師治病。知病之所在。則可以攻治鍼刺。使病去而氣必和。儻惟不知病之本原。而汗下補瀉。雜然並進。則性命不保矣。今盤庚察微知幾。見臣民之病。止在傲上從康。故諄諄誨誘。以善言進之。以苦言謹之。使傲上之心息。而知君臣之義。從康之心亡。而獲勤勞之功。則君民之情通。而天下大治矣。

蕭氏曰。惡一時之勞。而不思毒之所及。遍於遠邇。是猶惰農之不畏飢也。

張氏曰。汝不能黜其傲上從康之心。而含德不惕予一人。則是汝不畏其君矣。不畏其君。而從上以遷。使遠邇之民。化之而終陷于罪惡。則是汝大害于遠邇矣。夫不遷之害。以天事言之。或至於流播死亡。而禍生在上。以人事言之。或至于罹其刑辟。而劓殄絕之。則其爲毒也。不亦大哉。天下之事。未有不始勤而終逸者。惟昧者蔽于目前之利。不知勤勞於其始。故終無所得。



呂氏曰。喻農之服田。沾塗泥。汗體足。固是勤勞。然其後必得黍稷。汝之遷都。犯霜露。冒風雨。亦固甚勞。然其後必得安穩。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無垢曰。夫心乖忤。則言不和。心凶險。則言不吉。乖忤凶險。既生于心。則爲敗。爲禍。爲姦。爲宄。而取誅戮矣。乖忤凶險。敗禍姦宄。其誰之咎哉。故毒曰自生。而敗禍姦宄曰自災。此蓋言災毒非自外來。皆汝之心罪耳。法行當自貴者始。端本清源。原情定罪。則汝當受誅戮之痛矣。不於今日改悔。至於受罰時。雖欲悔焉。有弗及矣。

張氏曰。和言者。謂以言而諧之也。吉言者。謂以言而諭之也。不和言于百姓。以在位不能助王。率籲衆。感故也。不吉言于百姓。以在位之聒聒。起信險。膚故也。百姓者。民之所望而聽從之也。不知吉言于百姓。而欲民從上。其可得哉。夫惟如此。則罰及汝身。是汝身生毒也。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此自生毒之效也。敗言其無成。禍言其無福。姦則惡之見于外。宄則惡之見於內。惟其敗禍姦宄。此所以自取其災也。

呂氏曰。今汝既已先播其惡于民。乃汝鼓蕩民不遷。民固以汝爲好。不以汝爲惡。其後圯壞於水。則民必怨汝。是汝先惡之也。汝乃奉養其恫恫病也。

相時儉民。猶肯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于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肯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

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無垢曰。臣民倡和險虜。以口舌僂捷爲長。是若市井儉利之民也。觀此儉民。以口舌軒輊人。疑若無忌憚矣。然一聞有箴刺者。則相顧愕眙。而不敢聘。蓋知箴刺之行。其禍有過於我。以口舌傾覆人者。儉民尙識利害如此。豈有爲士大夫。不識利害。反不如儉民乎。人能生殺。制人短長之命。非箴言之可比也。汝儻知遷都之非策。何不別白以告我。而相動以無根之浮言。肯動和煽而起。若火燎于平原。廣野之中。因風乘便。其可嚮之近邇乎。論浮言如此。其亦可畏也已。然野火雖不可嚮近。尙可撲滅之。況浮言無根。其有不可消弭者乎。不過擇其首惡唱造者。誅而罰之。罰當其罪。遞相肯動。則姦計消縮。浮言撲滅矣。盤庚不卽誅罰浮言之人。而訓告諄諄如此。仁心著見。可以坐見先王之心也。又曰。嗚呼。盤庚之不喜誅罰。若父祖之子孫。恐其入邪惡。是以丁寧告戒于再于三。恐之以禍福。發之於聲音。若將無所容其罪者。原其本心。實不忍鞭朴之一傷其體也。盤庚之於臣下。亦若父母之仁心歟。未施誅罰。未見傷殘。而遽曰毒。曰災。曰恫。曰短長之命。曰其猶可撲滅。戒勵恐動如此。則以不忍誅罰之心。若將已行誅罰者。夫誅罰未行。而已有惻怛之心。而況果行刑乎。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無垢曰。人貴求舊。則今日在朝老成人。以謂當遷者。汝不可不從也。又云。器非求舊惟新。則此耿都有蕩析離居之患。已如舊器。不可用矣。當舍此而遷新都。以應遲任之言也。夫天下之理。古今之所共。由

遲任立此言。初不爲盤庚設。理在於是。吾因明此理。以曉天下後世耳。

張氏曰。人之有舊。則古今成敗。無不歷知。器之有舊。則頽圯蠹壞。不可適用。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肯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

無垢曰。以爾祖父與先王之遷都。則同其勞苦。既遷則同其逸樂。其可忘哉。我雖念舊。不忘汝子孫如此。然汝不可恃祖父之功。以至於傲誕縱恣。而不聽我號令也。善自取福。則爲公卿大夫。惡自取災。則受誅罰撲滅。我豈容一毫私意於其間。以妄爲賞罰邪。爾祖父有功。則祭從大享。子孫有善。則使之仕宦。予豈敢動用非德之賞哉。汝不可恃祖父而爲惡也。我之行賞。未嘗及於惡人。此亦天下之公理也。遷都之舉。斷然自然在於必遷。正如射之有志。志在於的。的與矢對。一發必中。今我之遷。志在安利。安利之地。正與遷對。一發必中。安利矣。復何疑乎。

張氏曰。古我先王與羣臣之祖父。故常相同其逸樂憂勤之事矣。夫君臣相與。猶一體也。方其無事。則與之同其逸也。及其有事。則與之同其勤也。今汝衆臣不從我以遷。是不念汝祖父之與我先王相與之道也。汝之不能從我。以遷。固宜罰之所加。且夫罰所以討罪也。罰不當罪。則爲非罰。賞所以彰德也。賞不稱德。則爲非德。前言非罰。則知非德之爲賞也。此言非德。則知非罰之爲威也。無德而不妄賞。則有罪不可不行之矣。此又所以再三而告諭之也。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者。其志正。其體直。奠而

後發發期於中者射之志也。先王之於賞罰蓋亦如此。是以不敢動用非德非罰亦欲其中而已。

呂氏曰古我先王暨汝祖父同甘苦共勞逸豈我敢用非理之罰以罰爾故於爾功臣之間世選其勞苦者擢而用之雖片善亦不敢掩我大享先王爾祖亦配享我先王與我祖父皆在其上我行賞罰又豈敢動用非德欺神明而爲之予告汝遷都之難事如射之有志於的言不妄發。

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無垢曰夫老成理當尊敬孤幼理當撫恤今不肯遷都是侮老成弱孤幼也。又曰雖好逸惡勞者人之常心汝當以力勝心斥去怠惰之志以聽我一人之所謀而遷焉夫使之勉出乃力是戒其從康也使之聽予作猷是戒其傲上也。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

無垢曰今告汝亦已至矣自茲以往無有親疏遠近有罪者卽刑之不從遷都者罪也吾卽刑之使汝無傲上從康蕩析離居之患此所謂伐厥死也從遷都者德也吾卽用之使汝知君臣之義勤勞之功而後已此所謂彰厥善也夫人之所見偶失其趣有如此不同者盤庚臣下今僻在懷安至於爲姦以造謗儻以此一節便盡廢其平生不念其祖先而放殛流竄之此秦皇漢武之暴非古聖王之心也。張氏曰用罪者用其罪以刑之也以其有可死之道故用罪以伐之用德者用其德以賞之也以其有可欲之善故用德以彰之言伐厥死則知彰厥善之爲生言彰厥善則知伐厥死之爲惡聖人之於賞

罰。未嘗敢容私于其間。又豈親近而疏遠。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無垢曰。盤庚既獨以遷都自任。臣下皆不以爲然。使臣下終不肯聽。則盤庚之美意。無所成就。使臣下遷思回慮。一聽盤庚之所爲。則是遷都而善。皆卿大夫衆庶之力也。遷都而不善。盤庚詎可以罪。授之他人哉。

張氏曰。在位臧。則邦人化之而皆臧矣。在位不臧。則邦人亦化之而不臧矣。善者不勸。惡者不懲。此羣臣所以不臧矣。羣臣不臧。則邦亦從而不臧矣。由是言之。則邦之不臧。豈非予一人有失。罰之過乎。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無垢曰。不肯遷都。是不恭乃事也。不守職分。是不齊乃位也。聒聒險膚。是不度乃口也。蓋自仲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或爭相代立。此九世之亂。於是諸侯莫朝。盤庚當衰弊之後。臣民上下。無復知君臣之分。賢哲之風。習爲弛慢。而不恭其事。習爲紊亂。而不齊其位。習爲喧囂。而不度其口。盤庚忠厚。盡赦其日前之過。斷自今而後。各恭爾事。而毋或弛慢。各齊爾位。而毋或紊亂。各度爾口。而毋或喧囂。儻或復蹈前習。罰及爾身。雖悔無及矣。

